

928
下
3

道園學古錄





道園學古錄卷之六

在朝藁六

序

雍 虞 集 伯生

國子監後圃賞梨花樂府序

至大庚戌之仲春大成殿登歌樂成時雨適至我司業先生
樂雅樂之復古顧甘澤之及時於是乎賦喜雨之詩推本歸
功於成均之和迺三月辛巳國子監後圃梨花盛開先生率
僚吏席林臺之上尊有醴盤有蔬肴載雜陳勸酬交錯飲且
半命能琴者作古操一闋禽鳥翔舞雲風低迴先生於是歌
水蘭之引以寓斯文之至樂而泳聖澤之無窮也明日僚友
酌酒而饜之又明日諸生之長酌酒而饜之氣和辭暢洋洋
乎盛哉虞某起言曰古之教者必以樂故感其心也深而成
其德也易命大夫者猶與之登高賦詩而觀其能否茲事不

聞又矣今吾師友僚佐乃得以講誦之暇從容詠歌庶幾乎樂而不淫者亦成均之義也命弟子緝錄爲卷以貽諸好事可覽觀焉謹序

贈何明之序

中山何君以醫道行乎京師求視病發藥者足相踵於門旦暮不絕何君嘗以病緩急爲先后不徇貴富不棄貧賤與藥當病不計其貲之高下故人多趨之衣服幣帛貨具至於車馬之餽常而至於君亦不甚經意也國子伴讀李生病寒熱日且久不解衆謀可以起其疾者咸推君焉於是得何君治如法良愈生同舍爲倒囊中餘貲以謝君曰子去家遠姑俟他日及生歸獲來又致所以謝則又却之曰書生無爲事此生思所以答何君者來請叙其事求歌詩於名筆以道之嗟夫名與實對義與利反今何君之爲醫也不區於一簪之

獲而以活人爲心其度越等儔遠矣誠有其曾雖無文字之傳猶將見稱於當世况君子知其實而樂道其事者乎吾知何君之道章矣

李仲淵詩彙序

集賢直學士李君仲淵自錄其五言詩而題之宗雅觀其製名則其所以自喻者可得而知矣五言之道近世幾絕數十年來人稱涿郡盧公故仲淵自序亦屬意盧公然仲淵來朝廷爲學士而盧公去世已久獨吳興趙公深知之至以爲上接蘇州吳興博古通藝精詣入神兼古人之能事者多矣而獨常吟諷其詩每欲以詩人自稱而天下亦信其誠有不可及者迺獨推公若此信知言哉某嘗以爲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采隨之其辭平和而意深長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其不然者則其人有太過人而不係於時者也善夫表

伯長甫之言曰雅頌者朝廷之間公卿大夫之言也其聞之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觀宗雅者可以觀德於當世矣夫

本德齋送別進士周東揚赴零陵縣丞詩序

至治辛酉富州周君東揚登進士第授零陵丞十月將之官其州人熊君昶之尉崇仁實予寓邑也爲之言曰君之行送之者歌詩凡數百篇天慵熊先生序之又百餘篇曰本德齋詩者州人之嘗從君者所賦也屬其序之夫門人弟子之於其師也聞其議論觀其容色而習其傳授也久矣其未見者施之治官臨民者也今又將親見之則其期望規則者宜其異於他人哉別爲卷而表之宜矣某聞之延祐初天子慨然思見儒者之治命執政講求取士之法執政者退而與廷臣議焉曰唐宋科舉之制先朝議論常及之蓋周人鄉舉里

選之遺施爲可盡得天下之士乎固不敢必以爲不足以得天下之士乎則昔之大賢君子胥此焉出其弊者尚文之過也今爲是率者本之德行以觀其素求之經率以觀其實博之以文藝以觀其華策之以政事以觀其用通此其廢幾矣而或者以爲此四者自古之人據其一已足名世今欲兼之不亦難乎是不知本出一原体用無二致也於是天子特出膺見獨斷而行之其宵旰望之志深矣縉紳先生之言曰吾黨之士何以報上哉蓋企而望之伏而款焉廢乎其有以當上意矣初君與子弟仲常同率進士而有司竟失君於乎上下之屬望豈不欲少見善治善教於天下哉夫世之信官者大抵各極其才智之所能至耳未有出於率者也今朝廷之初議若此宜必有豪傑之士自此出矣然而進士之見用爲吏者或忌之或容之且以積歲月進分子者視進士

一日之易常情固不能無忌或曰是儒者新進宜於吏治有所不知姑容之姑容之夫忌者未必泚進德之礪而君子安有受容於人而莫之恥乎顧方徂曲睢盱以效夫常人之所能而未能也略不少見儒者之效則亦豈所望者哉雖然此衆人之言云耳殆未足以知君子之所爲也未德齋詩者師友相與之言在焉予故得極其說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君子亦亮之否乎零陵永附城也昔我先大父開國府君嘗守求今餘六十年矣豈無父老之子孫猶識其遺治者哉而山石之間登覽題詠之蹟尚多有之周君佐理之暇時出游以自適或有見焉願歸以告某也

安敬仲文集序

默庵集者詩文凡若干篇棠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鄒蘇天爵之所緝錄者也既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脩

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溯乎周程呂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脩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爲學則是敬仲之於靜脩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爲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道天矣世多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脩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

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蟻蟻之細犬彘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脩門人嘗有與子同為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早因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頽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悅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脩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鹵莽依托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于 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脩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遜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之有序發朝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

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也誠使得見靜脩鄭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矣乎惜乎靜脩既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脩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向衰凜然有不及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乎若蘇生之奉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為序

題尹先生壽詩序

君子有耆年而居其鄉者胥寒暖之節以適其體洽甘旨之其而備其養調其容色聲氣必循於禮以樂其心志則其子孫共之矣居焉而莫敢並行焉而莫敢先則其鄉人子弟能及之矣有容焉仰之以為表有言焉受之以為教奉之而不

之間以八袞識其甲子者豈止兩尹先生而已乎而詠歌若是其盛者何也昔周之時有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者傳以爲其母四乳而八君子者生焉聖人嘆其生賢之多也故頌言之而門人弟子識之夫盛氣之生物也觀夫動植之類蓋有並生而駢育者矣然或不能以兩大或不能以兩久理固然矣一以名顯於昔一以壽著於今而其生也適皆以同乳見異不謂之異不可也以名顯者見稱於聖人見錄於傳記以壽著者見之詠歌采之史氏一時之雅不亦宜乎然而兩尹先生之生也天也其壽也亦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而兩尹先生之敦行孝義友愛敬讓子孫順焉鄉里化焉則其所以致此者抑又有由矣尚論耆年盛德者蓋亦觀諸兩尹先生可也先生之孫侍書王邸嘗與予游故

爲之序

敢忽敬之而不敢違溫詔以問之束帛以禮之則縣官有司能具之矣至若道其黃髮兒齒之曩謀其耆艾康強之美倡焉而酬之宣焉而收之律呂之相和金玉之相應可以被之絃歌施之宴享予以推天地至和之委予以贊國家涵煦之深予以明鄉里風俗之厚予以見德齒久盛之美因以知時和歲豐庶物阜多人得備養則非賢人君子不能已吾於會川尹先生伯仲之爲壽也見之先生伯仲同年月日生延祐己未之歲皆八十矣正月一日其生之日也其子孫族人昆弟姻戚鄉黨將以是日爲酒饌合樂高會以慶之事聞京師大夫士之賢且仁者皆嘆而美之曰是豈獨尹氏之福會川之榮乎蓋 聖上盛德之所致而太平之明徵也乃相與歌而詠之可傳而觀者如此嗚呼盛哉雖然今日地大物衆古所未有也德厚仁溥歷代之所莫及也然則海宇之內田里

之間以八表識其甲子者豈止兩尹先生而已乎而詠歌若是其盛者何也昔周之時有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者傳以爲其母四乳而八君子者生焉聖人嘆其生賢之多也故頌言之而門人弟子識之夫盛氣之生物也觀夫動植之類蓋有並生而駢育者矣然或不能以兩大或不能以兩久理固然矣一以名顯於昔一以壽著於今而其生也適皆以同乳見異不謂之異不可也以名顯者見稱於聖人見錄於傳記以壽著者見之詠歌采之史氏一時之雅不亦宜乎然而兩尹先生之生也天也其壽也亦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而兩尹先生之敦行孝義友愛敬讓子孫順焉鄉里化焉則其所以致此者抑又有由矣尚論耆年盛德者蓋亦觀諸兩尹先生可也先生之孫侍書王邸嘗與予游故爲之序

送李仲淵雲南廉訪使序

延祐五年六月翰林直學士李公仲淵除雲南肅政廉訪使
十二月二十有八日乘驛騎五出國門西去明日還書京師
告諸執政臺閣侍從之臣文學之士常所從游者曰區區萬
里之行每為諸公貴游平昔愛厚分當言別蓋難為別亦不
忍別也請亮其樓之誠幸甚嗟夫 朝廷豈棄君於蠻夷
哉雲南之域

世祖皇帝親征而服之者也土廣物衆幾比內地常以親王
重臣填之五六十年之間晏不敢動間或不靖非惟其人
性情則然亦有司亡狀失撫綏之故也且以其遠常不知其
微而慎之每至於著而難也 聖天子在御內外宴安寧輟
文儒於禁近不遠萬里持一節以往者將使其人知 朝廷
不鄙夷之二意而允仕於其地樂邊鄙之野陋頑鈍者亦少

見 天子近臣之表儀文章有以歌羨而慕效也幾微之旨
其亦出諸此乎然則君子之惟志本朝固不忍一日遠之也
誠知其意若是則何為是栖 者歟某也聞之古者君之遣
使臣也則賦皇 者華其辭曰說 征夫每懷靡及 勞其
來也則歌四牡其辭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夫雅者公卿大
夫之言也敢請述光華之意以遺之使下 國之人知使者
之來 朝廷禮意有加於古昔速其歸也則又休其有功見
知而陳之以備一代之盛典不亦宜乎

魏氏請建鶴山書院序

集適吳臨邛魏氏之在吳者曰起謂某言曰欽惟延祐 制
書周元公以次九君子者皆從祀 先聖孔子之廟起讀而
感焉昔我曾大父文靖公在北宋時轉運潼川嘗拜疏于
朝乞與周張二程錫爵定謚從祀廟學所定謚今元純正誠

是也豈意易代遭逢聖明從祀之典迺如其志於百年之後
是固天理之當然因時而見豈獨先文靖一人之私也起所
思念者先文靖之

緒而亂離以來其門生學

者死亡已盡無能有所發明而起生晚而力薄先世墜緒不
絕如髮此所以朝夕兢懼如履春冰而憑秋濤也昔文靖之
歸臨邛即白鶴山築屋聚書會友講習四方謂之鶴山先生
及謫居靖州七年從學者益衆又爲鶴山書院於一靖在政
府理宗親書扁賜之今周程朱張之所經歷與其門人弟子
及爲是學者凡有遺蹟皆立學官我先文靖奮起西南不後
於諸君子而未有專祠建學於今日者則我後之人無所肖
似者然也今臨邛故居莽爲茂莞而靖之所存且亦無幾
文靖實葬于吳即吳而祠之不亦可乎起將告于有司上請
于朝以先人之居分藉在己者規以爲鶴山書院請得與

明師良友講求其所傳學子以爲何如其對曰 朝廷文治

日新大夫士非正學弗學也若子之志豈謂豪傑之士將助

成之 朝廷有司固將躋之而天亦且相之也昔我先大父

利州府君親以丞相孫講學滄江之上時則有若質中趙希

光昱成都范文叔仲黼季才蘇少才子長少約子諒豫章李

思永脩已延平張子真士侓漢嘉薩仲章綏陵陽程叔達遇

孫李微之心傳貫之道傳唐安宋正仲德之漢嘉鄧元卿諫

從相爲師友而文靖公以高科顯官亦來定交悉去記誦詞

章之習切劘相長以究極聖賢之旨要吾蜀之士盡知伊洛

之淵源則我曾大父與文靖公實發揮之也我曾大父建學

簡州文靖公爲之記曰所謂教者贖諸天地萬物之奧而父

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驗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

微不能外也近思反求精體熟玩期不失其本心焉我曾大

父曰子言即予言也其志同道合如此子以霜降水涸之餘
知脫落九近俗習而歸求於此庶其志之有成也其雖不敏
尚願誦所聞於父兄者以與其子弟從事乎一家之家學幸
名世之君子有以終教之也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序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
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翁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
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十數人家庭之間慈孝愛
敬諄如也丞相長史澄伯氏之孫也來語某曰昔翁之歲八
十也子嘗序其事以放群公之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焉今
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間
畢舉酒爲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稚咸
集莫不散慕而頌禱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爲我復爲之可乎

集曰昔之壽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深山
之中而精神風采足以聳動乎 朝廷或名遂身退於既老
之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其風俗著在信史見乎詠歌以
爲一代之盛美者人 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
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紀乎且夫太平之出物
有盛而異者焉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猶或喜傳
而樂道之况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瑞嘉生焉人
物固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
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溯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
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盡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純固
之氣已潛復於摧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
二翁之盛身受安樂共養以觀乎 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
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

自斯翁矣善頌者常自一家之善而推本 聖代之昌亦必
自斯翁矣其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錄乎

送曾遠序

泰定乙丑秋南陽先生李木魯公拜汴省郎中其子遠自京
師往省來微言焉謹生且之曰古今學者苟有志於斯文則必
羸糧治笈遠親戚去鄉井求明師而從之道途不敢計遠近
歲月不敢論久速期於業成而後已猶有遇不遇之不可必
焉蓋亦勞且難矣今吾子之嚴君天下之碩師也講明問辨
不待出勤於外傳觀瞻儼則不必近越乎戶限何其幸與昔
子與公並於成均也日進諸生於一堂之上而誨之更互倡
和以發明聖經賢傳之指歸不極於至當不止也當是時豈
惟學者有所啓發雖以區々之不敏亦得其退過進不及之
助焉然而不能久者天也吾是以知吾子之歸求而有餘也

夫識察於動容周旋之間考析於言語文字之表視則之法
也慎之於日用常行之微徵之以前言往行之實用力之地
也以是事親日求所未知未能而求必盡其職分焉所以歸
求者如此吾子勉之

吳張高風圖序

泰定二年春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移疾假寓南城天寶
宮之別館宮中之人因爲先生言其教之因起與今第九代
掌教玄應張真人之制行堅白也先生曰世乃有斯人耶乃
盡出真人家世鄉里吾節高行孝慈之迹神明之異求先生
爲文先生言而天下後世信之未嘗有不試之譽也獨於真
人欣然命筆具道其所立之難所至之峻也且有儼於時俗
者焉他日病愈返乎史館思真人之爲人乘輿巾車從以門
生兒子即天寶而見焉及門童子辭曰真人深居空靜自中

朝貴人大官至者未嘗敢以報先生勿訝也先生顧謂從者曰是其人視走高門縣簿唯恐失一夫者有間矣即命迴車蓋不唯不以為忤而更歎重其不可及自是夏多雨潦規再往未能也而真人曰秋氣且清吾不可不往謁吳先生因著芒屨戴臺笠策木杖布褐短才至藤從弟子一人服亦如之步至國史院門上馬石上路坐弟子告閤人曰真大道張真人上謁吳學士閤人相顧嘻曰他日見真人者至容服不若是疑不為通而先生方脩實錄與同官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門見而識之進問真人何來真人曰吳學士子耶以杖畫地作誠字示之曰還語若翁吾來報謁先生聞之亟出見真人去矣獨地上字畫在耳咨嗟久之使追及於麗正門南三里所長歌徐行音韻清暢上出林表追者不敢致辭而返好事者高二公之風畫為圖以傳觀而托僕叙其事如

此或曰昔孟子與南華翁生並世而未嘗相見二子之書具在莊氏之辯莫或嬰其鋒者惜乎其不見孟子也今吳張實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無一言可以發其蘊者其何以一道德乎僕曰觀其風致而思過半矣何言之待乎子必以其言求之乎僕試論其行矣君子之學以不欺為要有志於慎獨者果能堅制峻卓如真人之道行者乎吳先生蓋累千百言刻之金石可考也真人畫地之字蓋子思孟子之言也有能因此而真知歸求者則真人之一字不為少也吾又聞真人系出橫渠其精思力踐殆有自耶則又有僕不能知者

送翰林編脩王在中奉祠西嶽序

國史王君在中之奉祠西山川也同館之士為賦詩以餞之多道祈年之事者侍講曹公序之曰古者天子有事四岳蓋考制度一風俗焉望秩其一也今歲遣使禮祠脩時事必曰

祈也將神明可以干福乎或者疑二說之同異而問諸某某
曰皆是也史館諸君子誠見 皇上題太平之盛據中和之
會然猶宵衣旰食思致斯民不忍一夫不獲被其澤者是以
四方水旱之沴有司不敢伏宰相不敢忽也必以聞而拯之
此所以偏舉於祈年也蓋仁之事也曹公嘗位大宗伯爲
朝廷大儒老臣深練治道知夫奇衰之萌乘 上意所鄉矯
誣禳禱之方紛然日至以蠹財而焚聽殆不勝言故深憂之
而爲是端本之言者智之事也思兼仁智之說其使者之道
已乎夫祠使之遣自中統至元以來五六十年矣民間習聞
之方獻歲發春吏民必眴々然望之曰 天子之使其將至
乎庶幾有以撫吾人也祠事畢使者宜止車褰帷慰問父老
以宣 上德意而察其隱微鬱塞以待顧問之萬一豈非其
事乎且井雍之境素以勤儉善年而比以歉告有不忍聞者

凡所以佐吾民之術而上之人容有未盡知者可咨詢而得
之乎吾蜀以羅兵之乂山谷故郡縣之地多間田敏藝四方
之民趨而至者以萬々計宜及此時節制均定以輯撫之使
善良有所養而強黠有所檢以爲他日之慮久遠之計亦有
說乎凡此之類皆仁智兼盡之意也不然一乘之使誰不可
行而有待於在中又有徵於曹公與諸君子之言乎

孔林廟學新設管勾簡西碧之任詩序

昔者禮樂之器嘗蓋備有之是以聖人於老耄有問焉於師
襄有問焉始仕於魯而與祭於廟也又每事問焉當是時雖
曰禮壞樂崩而有官守者尚執其藝事而不敢廢也故曾子
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明器物事爲之有可徵也去古益
遠雖有司之末亦亡絕無餘矣而猶欲以爲非君子之所重
可乎成均嘗設管勾主廟學禮器祭夜之屬致和之元孔林

亦放而設是以吾間君始爲之君子善官守之復古而選擇
之得人也多賦詩遺之而求予序焉乃爲之言曰嗚呼聖帝
明王之制作猶可見於今者則吾夫子之所刪定贊述而存
者而所謂器物事爲者亦其具也前三十年導江張達善氏
嘗爲孔林之師固嘗發明斯道之大以迪其人矣所謂器物
事爲者初不廢也今簡君往治其有司之事尚善其職守則
君子又將因夫器物事爲之存者而徵焉道固不外是也或
因本而及末或即粗而得精沿邇並行不悖不亦可乎張先
生吾蜀人其外祖氏之門人也簡亦吾蜀人故得盡吾言焉
而非私也

隴右王汪氏世家勲德錄序

國家龍興朔漢威行萬方金源日蹙吏士守者或降或死且
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間豪傑並起據保城壁大抵非金署

置之舊隴右鞏昌汪氏據高制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
曰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爲金守者三世及我兵攻鞏昌則金
亡已二世矣汪氏猶不忍降其士大夫皆曰君死國亡民將
安歸乃縞素爲金發喪登陴哭三日因 皇子淵端以自歸
太宗皇帝察其誠仍以爲便宜都總帥鎮故地取蜀之役資
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鮮儼焉此諱世顯者
所以封隴右王也王有子八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
公者已八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旣
世其職餘多大官尤顯者今御史中丞壽昌也其兄成都萬
戶嗣昌曰世荷 國恩功業在盟府褒卹有制詔世次具譜
牒行事歲月則先塋家廟之碑文在請輯錄刻模以傳于世
諡諸太史太史虞祺曰予觀于功臣之家以世業顯融者固
多得統其軍世守其地者惟汪氏或曰道家忌三世爲將汪

氏之德必有大過人者其言信歟予固以爲汪氏先人事故
主無憾見信 國家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歟

送祠天妃兩使者序

世祖皇帝歲運江南粟以實京師漕渠孔艱吳人有獻策航
海道便以疾久之人益得善道于今五十年運積至數百萬
石以爲常京師官府衆多吏民游食者至不可筭數而食有
餘賈常平者海運之力也天曆二年漕吏或自用不聽舟師
言趨發違風信舟出洋已有告敗者及達京師會不至者蓋
七十萬 天子憫之復溺者家至載之 明詔廷臣恐懼思
所以答 上意或曰有神曰天妃廟食海上舟師委輸吏必
禱焉有奇應將祀事有弗虔者與宜往祠有勅翰林直學士
本雅實理藝文太監宋本其行嗚呼二公能導 上意致誠
敬已事而竣周覽其形勢風俗而觀其政治之得失亦有可

言者乎往年某嘗適吳見大吏發海運問諸吳人則有告者
曰富家大舟受粟多得備直甚厚半實以私貨取利尤夥器
壯而人敏常善達有不願者若中產之家輒賄吏求免宛轉
期迫輒執時貧而使之舟惡吏人賂其備直工徒用器食卒
取具授粟必在險遠又不得善粟其舟出輒敗蓋其罪有所
在矣今日之事此其一端乎近歲大農以乏用告會議廷中
各陳裕財之說有獻議曰 國家方取江南用兵資糧悉出
於中原而民力不至乏絕及盡得宋地貢賦與凡貨財之供
日輸月運無有窮已而國計非裕者上不節用而下多墮農
故也且京師之東崔葦之澤濱海而南者廣袤相乘可千數
百里潮淤肥沃實甚宜稻用浙閩隄圩之法則皆良田也宜
使清彊有智術之吏稍寬假之量給牛種農具召募耕者而
素部分之期成功而後稅因重其吏秩以爲之長又可收游

情弭盜賊而彊實畿甸之東鄙如此則其便宜又不止如海
運者奈何獨使東南之人竭力以耕盡地而取而使之歲踏
不測之淵於無窮乎時宰以爲迂而止宋公家京師既首廷
對未嘗一日去 朝廷歷丞相御史府爲名法從參預國事
而學士嘗以使指出南詔西南降蠻夷部落所謂大小徹里
者方數千里引其酋長入見才與其從者數十人俱無一兵
一財之費二公之重且賢如此旨意其有所在乎不然禱祠
之官互無其人而以屬之二公乎故同朝皆爲之賦詩而某
爲之序

詔使禱雨詩序

陝右比歲以旱饑告縣官出粟與財省賦已責以振之而不
能裨力田者布種於土而燥燥弗生皆幣並竭商費去歲
國家有大正於通詩宿懷守者迷去效之宜神怒人怨天不

悔禍及計窮歸服而吾民之病日深矣居者瘡殍行者道殣
存者十二三 天子爲選大吏治行省臺出大農之幣鉅萬
者數而兩終不降人無生意於是行省臺之臣使人入告于
朝曰 天子幸念疲毗使臣等奉宣 德意既竭驚鈍奈神
不舉而靈貺弗臻意者 天子使專使持玉幣以禮其山川
庶有濟乎宰相即以聞 天子愀然以興曰孰能稱朕使
者於是翰林直學士普顏實立以誠懇精敏將命直指乃四
月己亥受 旨幄殿陰雲低回勝蠻孔迺學士乃召驛傳謹
齋戒不留宿于家乙卯祀西嶽五月丁巳朔雲電雷雨大作
辛酉與行省臺臣共禱于城中之群祀壬戌與左丞亦憐真
禱於太一元君廟即大雨其日又詣高山太白峽靈湫廟湫
在絕頂峽隘石險炎暘喘汗牽掖僅至親致 上命下即祠
官幾數十里祠故唐作積蕪不治墻毀瓦墮受敵無所祠者

俟命門下上無庇蓋踟躕中夜並見雲興于湫頃而滂合明日又禱大澗連日於是東自陝州西至鳳翔南達興元北暨鞏昌皆來告足甲戌至鳳翔與憲使郡守祀於雅臘蠶神之廟雅臘蠶者高昌部大山有神高昌人留關中者移祀於此云既祠又雨丁丑祀西鎮之吳嶽亦雨竣事乃還而隴陝之間田苗淳興瓜蔓有實稍有廬廡而守者下車詢咨則曰宿種在土得雨始萌墮墮日滋是以怒長苗秀且實而瓜棘可食矣由是疾疫頓愈而流移未遠者漸克來歸七月辛酉復命于上都行省臺各遣使入奏如其言而學士以其副致國史予得而觀焉嗚呼矢豈不念斯民哉彼旱饑至於斯極者誰實爲之 聖神一念之發使者將 命之謹而效應如此逆順誠偽之辨可不察乎故備書之與吾黨之士誅歌焉

國子監學題名序

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四年置國子監學以孔子之道教近侍國人士弟公卿大夫士之子俊秀之士其書易詩春秋禮記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說則周程張朱氏之傳也監有祭酒一人比立監先置此官許文正公衡首爲之司業二人監丞一人後又置典簿一人治文書金穀學有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後增置六人其下設正二人錄二人司樂一人典籍二人管勾一人以高第弟子充秩滿則官之弟子負今五百六十八人天曆二年始克追考祭酒至助教姓名歲月刻石來者尚繼之俾後有所徵三月甲子序

送江西行省全平章詩序

詩不云乎顯々昂々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何其善言君子乎鳳凰麒麟非所以資服乘也醴泉朱草非所以適飢渴也然而一日至焉山川爲之春涵草木爲之

玉潤蓋天生神物稟乎冲和之至自然有所望達無所事乎
用力也今平章全公名臣世家高情雅節至正而不厲至明
而不察達乎事物之變而不屑於言究乎天人之緼而不滯
於迹淵乎其有道充乎其有容氣完而不忤於物接用大而
不事於小施幾古之所謂柱石機者乎江右有水旱之菑民
力竭矣天子慨然輟公於親密之地以往填之吾民其庶
幾乎豫章之流湯之匡廬之雲蒼之公超然有意於其間乎
君子來朝其旂旆之鸞聲噦之請得與都人士共候焉

送李道濟之官夷陵詩序

東觀古稱蓬萊道山今尤爲清華高簡子與今禮部康公子
山尚書在館時新進士六七人爲之僚道濟以文學署掾一
時雍容蕭散非特人羨之諸君子亦自以爲樂也未年歲間
各迁官散去掾獨留館數年始得官夷陵幕來徵文爲別吾

聞州小而地僻民淳而事少魚米筍菜可以奉甘旨江雲峽
雨可以極游覽蓋樂不在館閣之下昔子之鄉先生六一公
嘗令夷陵欲借書觀之而不可得乃從故府取吏牘而徧閱
之於是周知情僞備察姦利謬欺之故悵然以爲深感後公
爲政治郡輒有大過人者及代包孝肅公尹開封清簡平易
乃有過於包公者則夷陵閱牘之功有以增益之也天下未
見書且盛於東觀道濟既得讀之累年今之夷陵吏牘因其
職尚毋鄙其事而盡心焉鄉先生之芳躅不亦可庶幾乎

送達溥化兼善赴南臺御史詩序

古人有言朝廷天下之事宰相可言之臺諫可言之行若或
不無牽制而言者庶幾得以盡心焉非其位不得言得其位
或不足於言故世以爲難也兼善以先朝進士第一人事
今上天子于奎章之閣一日輟以爲行臺御史此所謂得言

之位可言之時能言之人者乎予聞之事有大小緩急之異
小而急者驟言之大而緩者深言之而又有大且急者如東
南水旱頻仍民力凋耗賦用不給者乎吾意兼善受命之日
念故已在此矣醫之爲病也知證易用藥難藥其矣而病家
用不用服不服又有不可知者而醫不敢盡其技 聖天子
在上視民如傷當寧以思無言不從無諫不入兼善在閣下
朝夕之所見者也使數千里之遠如在旒毳之下非兼善吾
誰望乎諸賢賦詩贈之虞集爲之序

送進士劉頊序

今歲吾蜀與計偕者五士皆以鄉里來見既退坐客有留爲
予言者曰五士皆美才如木向春唯年最少者二人若後然
皆佳士次二坐者家必有陰德予漫聽之不以爲意及南宮
奏進士名果三人先登次二坐者昌州劉頊維周也及登第

始克問其鄉里氏族家世父兄所治業乃知劉氏世春秋學
避兵瀘州因家焉鄉人爲言劉氏之遷瀘二十餘口及避兵
唯字德甫者獨存有子女二人城破子女俱失久之得其二
子德甫夫婦念其一女尤切次子善鄉思解其親愛行四方
求之知爲楊將所得又轉之李豪虛百計不可得無以悅親
心不遑寧處善鄉子偶至成都聞文亡家析其姑適同母者
叙南程復元有子矣悉所將皆竭衣裝盡購得以還至家善
卿問曰成都知姑氏音問否且對以文亡適程狀曰何不購
以歸曰皆至矣善卿大悅德甫歿矣未及見之諒以子孫能
奉已爲愜今程氏夫婦借其子俱養善卿家衣食如一中外
無間言善卿子即植也進士來見者首張岡于高次者植次
者支謂與文舉次則李珍彥博今孤子仁彥安也或言維周
得姑氏歸與其父對答殊類范丞相麥舟也意欲予書之子

不敢斬予言也故且載如此諫歌而傳之則在能賦之士大夫君子矣至順庚午閏七月二十八日書

陳雲嶠省親詩序

夫神駿之馬可以一日千里而不可從容駕和於交衢之舞寬博之衣可以揖讓升降而不可奮揚干戈於戰陳之交隨其所遇而周於用者世常難其材焉泗人陳君新甫以名將相家遭逢盛明廣大之日其昏姻皆衛霍金張之門其交游兼嬰布帛乘之屬散萬金於一醜而不爲泰待千乘之卿以長揖而不爲敖此其人豈屑之錐刀之末求舉於鄉原局於嗇繁之間而效用於執轡者哉宜乎一出而受知 仁廟驟命以三品之貴而不屑也既而草儀前殿贊禮明廷俯仰進退郁之乎有文是以

英皇肇行鹵簿既閑習於縣絕之初

皇上親祠太室妙對揚於顧問之頃博問洽禮之士無以加焉世所謂難其材者新甫其兼之矣乎吾嘗見其退食也琴書在前寄逸興於篇翰其晏空也賓客散去無悔志於當時其孝於親也出乎天性方承顏於膝下母命之仕則仕從事於朝廷母思其歸則歸其去就之決又有如此者同朝之士喜其歸省之及時惜其投簪而整遠作詩以餞之吾聞新甫之在維揚也東渡大江得佳山水於常潤之間登高丘而望滄海見其所謂雲嶠者眇然乎虛明浩蕩之外將無乘風而長往乎太夫人年高新甫方強仕願敦孝弟之道以成忠厚之德吾占諸易得漸之上九鴻漸于遠其羽可用爲儀吉新甫尚翻之而來朝哉

宣城貢先生慶八十詩序

宣城貢先生年八十之歲親戚鄉黨郡縣長吏部使者咸往

慶樂之中朝公卿學士大夫嘗與其季仲章同朝者聞而咨
羨焉爲文章歌詩以授其子師正俾歸以爲先生壽而集題
辭焉夫古之人所以尊夫高年者詩書琴瑟足以相其德衣
裳鼎俎足以奉其體子孫賓客足以樂其志遭時昇平耳目
不接於拂膺之境則爲全美焉而先生皆兼有之誠所謂人
瑞者乎昔者西都諸儒申公伏生皆八九十至於百歲而淳
丘伯或者又謂其得仙道壽蓋不知其紀也貢氏明經世家
也爲申爲伏爲淳丘固其宜哉

送年以禮詩序

集之從祖惠州通判府君以歲丁丑避地至古端而歿焉即
葬於其郡之江上內附 國朝以來諸叔相繼淪謝獨先叅
政郡公北還現往迎遷率以事阻歲時嘗遣子弟門人往省
後先公老猶恒以此爲念集仕于朝未獲申先志而無一時

敢忘也泰定中甘君以禮有交游之舊通調端幕府集以情
告焉以禮既下車期月之間政以敏辦乃率其僚與縣吏以
暇日即吾壠而問焉則樵牧游至耕者或侵其域矣乃召訊
故老而得其實伐木表其處曰虞通判墓置守家一戶俾食
度舟之利以圖永久且將祀諸學官而秩滿歸矣武夷詹君
景仁僉憲廣東行部至端申理其事大抵皆以禮之遺也集
家本雍蜀兵火以來墳墓散在東南者未能一一歸葬而省
掃不能歲至先惠州之墓乃蒙以禮高義如此其感激何可
忘耶以禮調官京師僅取侵家一筲庫以去集備位班行知
以禮之材賢而不能薦感以禮之恩而不能報於中心寔有
愧焉故直叙其事以識別乃若區區之心尚或自見於他日
乎

聞故史臣曰宋昭陵時韓魏公與曾公同爲相歐陽公參知政事韓公於法令典故則問曾公文學人材則問歐陽公百官奉法循理而朝廷治噫何其盛也然則不治者其由於不奉法循理也歟古之人所謂豈弟君子者蓋以爲有盛德備福之人則可以爲治世者也至順三年十月曾公之裔孫香山公淳來京師以其先世門人林彬所述曾氏衣冠盛事一卷來相見曰東都之事備矣而南渡後若乾道宰相慶元倫魁以下蓋略焉將叙而錄之鄉先生傅季謨甫謂淳曰雖虞氏之在史官者宜請叙之是以來告集惟先忠肅公實與相國同事阜陵有同朝之好不敢忘也故謹書其事如右蕭田陳衆仲慶曆從官故家今爲國學官嘗爲余言至元時有御史接事過泉州問曾氏家廟所在而敬拜焉初內附族人驚不知所爲御史乃徐言族人我曾公諸孫之留居鄭州者也

出譜牒叙昭穆與族人昆弟父兄相對愴然泣下隨至白石村拜墓驪會一月乃去惜不記御史名予從弟弦至治中宰管城知有曾氏墳墓在其境亦不知御史何人淳行求之以見諸譜可也嗚呼前朝世家子孫至于今淪落盡矣淳言曾氏猶數十矣淳雖遠仕南海上然去鄉不遠愴以先世遺事泯歿爲懼而輯錄之忠厚之澤於此蓋可見矣後之人尚鑒茲哉

禁扁序

繼志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參議曾國王文康公之次子也世祖皇帝既取宋淮南忠武王還奏留董忠獻公鎮緩江南時文康公以翰林應奉文字使董公軍中因謂董公曰宋氏經史圖籍文書略備不及今上送朝廷懼將散軼不可復得關係甚重也董公奇其言悉錄中秘外府圖書運舸致之京

師而屬文康公護之今館閣所藏多當時故物有識者甚疑
二公所爲也于後文康公揚歷臺省賓客門人一時文學之
選皆在是以繼志兄弟見聞異於常人又以彊記傳學稱於
時自統綺之習固無與斯事而寒雋視之更興寡陋之嘆矣
禁扁之書在史館暇日所編號爲詳贍而他著述尚多也繼
志年富力彊好親師友則所學又當不止如著此書者

送趙茂元歸鄉序

百年之前吾蜀文獻之懿多出在東南名家者數十宋亡先
輩凋謝流風餘韻其或存寡矣眉山趙君茂元自其大父王
大父世以春秋綴危科登顯仕有譽聞於當世與同郡楊氏
史氏程氏家氏門戶相望互爲婚姻雖遠在吳越家庭之間
郁々乎故鄉近古之意也內附垂六十年茂元父子服其冠
衣講學郡縣不以官卑祿薄爲嫌意氣濯如也藹如也至治

壬戌予適吳將即遺老故家而有徵焉未幾召還史館未及
有所訪問獨茂元方爲吳學正得從容焉而茂元有悼亡之
戚亦不獲盡所欲言也後十年調官京師乃取閩中一巡徼
以去曰親老矣急於養焉又匆々以別噫子終無以廣其寡
陋也乎前年被詔纂述史記頗恨蜀學微絕諸君子緒言
不少見於故府聞茂元得其曾外祖平舟楊公遺文將從官
下并其家集刻之此志誠忠厚矣集欲更推其意訪諸家之
有傳者錄以上送其於補塞闕遺不亦美哉敢書此以爲別

道園學古錄卷之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七

在朝藁七

記

西山書院記

雍 虞 集 伯生

建寧路浦城縣真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
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室祠公相率舉私田給凡學於其
宮者而請官爲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 朝廷偉之
名之曰西山書院列爲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

天子命大司農晏翰林學士承旨忽都會都兒迷失譯公所
著大學衍義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端曰真西山云書成奏
之 上嘗覽觀焉昔宋臣嘗繕寫唐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
其言曰若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識者以爲知言由
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於道

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讓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偽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公當理宗入繼大統之初權臣假公之出以定人心既而斥去之十年復召首上此書當時方注意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天乎庸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遇於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祀豈止食於其鄉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之爲宮室也猶必有尺度繩墨之用樸斲締構之制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爲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材智之所及者哉今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然猶能自得師尊

信此書以爲道揆况衆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 聖朝將得人於西山之下焉不徒誦其言而已也

鶴山書院記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歿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尔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哉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

以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及其禁
開則又皆竊取緒餘微倖仕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
茲乎方是時蜀之臨邛有魏華父氏起於白鶴山之下奮然
有以倡其說於推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倦
倦焉以周程張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
之名也及旣得列祀孔廟而贊書乃以屬諸魏氏士君子之
公論固已與之矣及我 聖朝奄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
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邵氏涑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
漢張氏東萊呂氏與我朝許文正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
魏氏之曾孫曰起者隱居吳中讀 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
曾大父之志也何幸親復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並
興凡儒先之所經歷往往列爲學官而我先世鶴山書院者
臨邛之灌莽莫之翦治其僑諸靖州者存亦亡幾而曾大父

實萃於吳先廬在焉願規爲講誦之會奉祠先君子而推明
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之秋迺來京師將有請焉併
佃父之莫伸其說至順元年八月乙亥 上在奎章之閣思
道無爲鑑書博士柯九思得待左右因及魏氏所傳之學與
其曾孫起之志 上嘉念焉命臣集題鶴山書院著託以賜
之臣聞魏氏之爲學卽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
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
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叢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
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
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
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顯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
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
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

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謂傳文多
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况乎近世之弊好爲
鹵奔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攷諸彼者曾弗及於詳
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謬抵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
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
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
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
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
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也北正
張氏以禮爲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
冥究其說以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謂鹵奔日以弥甚甘心自
棄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
曰起幸甚身逢 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惜舊名起

將於斯與明師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俊
秀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奉其祀事精神血氣
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托於求久而不墜也不亦悲夫臣
之曾大父宴與魏氏同學於蜀西故臣得其粗者如此敢輒
書以爲記魏氏名了翁字華甫臨邛人年十八登故宋慶元
己未進士高第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兼書樞密事
都督江淮軍馬贈大師封秦國公謚文靖而學者稱爲鶴山
先生云十二月丁未具官臣虞集奉 勅謹記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南康白鹿洞書院山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曰昔者
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宋初固不待言矣及
朱文公作而興之以講道其間其規約之要被乎天下學者
嚮往以爲宗焉此其所建立又非昔人所能及者翼之不敏

假守茲郡誠不敢以學校為緩於聖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未之能學也思致其所以為教者而未之能為也然而繕其既稟使其師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顧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泛計其貲之積可易民田百畝實翁之未至也教授王君肖翁實通攝書院之事乃能親行田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上壤夫侯之意王君之勞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事于石嗚呼朱子之書學者蓋家藏而人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為學之要本末始終豪分縷析無復餘蘊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士苟能玩而習之思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父也猶可以入聖賢之域况乎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辨以求其正觀感契會以推致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於人之食之而後用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自侯為之者當如是耳來者其勿

負侯之心也哉侯名翼之字鵬舉燕山人歷官多美政守是郡也二年矣通練樂易敏勤堅信民無隱情庭無留事其用民力也若增石開繕郡治非必當為者不為也是以事集而人不知擾至治初元之詔命司臬事舉天下守令之最江西部使者罕其舉侯政績著明考二十五事後使者怯烈察之如章併以上御史邦人士請蒙侯而祠之侯亦莫能止也其得民如此王君金華人其大父師勉齋黃氏柴君番易人其父師雙峰饒氏皆不忘其世學故併書之

尊經閣記

寧州西南二百里脩水出焉由居其上者曰師氏著姓也宋嘉熙中諱巖起君嘗築進齋以讀書司刑使者察其勤為著之記後四十年齋燬于兵又三十年其孫天麟始因故基作新閣而名之曰尊經承先志也客有過而嘆之為之曰是

其爲處也山發春以獻秀水涵秋而致清懸崖飛流出其石
長秋古樹列其側擇其名之傲當未可以倭數慨獨念其先
世之所尚而尊之此其志固君子之所樂道者哉予乃言曰
嗟夫尊經者舉其書而加之諸子百家之上而度之乎將姑
爲之名乎夫經也者無待於尊而常尊者聖人之心之所著
也聖人之道之所載也通三才之知以知變化之本極經綸
之妙吾心之運量又未始與聖人異也有能知其心之大而
尊之者乎由其道以推致聖人之至者乎是則尊經之大者
今天子以獨斷黜吏議貶虛文一以經學取士士大夫言
學者非程子朱子之說不道也上下尊經之事蓋如此故竊
以爲必有通乎聖人之心以達聖人之道者出乎其間觀乎
尊經之有閣得不重感於予心乎吾聞豫章之境有高山深
林稍與世俗相遠者古學之士多我冠博衣深隱乎其中將

必有爲師君言之者後有知言之君子將即斯閣而求之天
麟字勝瑞今爲同知吉水州事云

王先生祠堂記

許人有祠其鄉先生于學宮之傍曰王先生諱德元字仲元
邢臺人金大安中舉經童第二人既受官又從常山周晦之
先生學歲壬辰避兵來許人以爲師出其門者前後數十
百人經先生口授經者今且老猶歷々成誦其爲人豈弟敦
厚與人言必本於忠信待朋友有禮所與交或死已久歲時
往撫其家如生存鄰里有喪疾皆親扶問無間貴賤許人化
之至元甲戌先生年八十而卒明年其配錢夫人卒無後門
人刘世安張居禮郝守寧等葬諸姚范之村而私以時祀之
惟先生之田廬有司不忍收也而又不可以父大德甲辰請
于河南之會府以其宅爲長社縣學立禮殿講堂賦其田以

爲廬籓守寧曰古之所謂鄉先生者沒而可祭則祭之柰何使先生泯而弗祀方先生來許時環許之人日戒于兵恬然寧許人以學者先生之賜也今門人盡矣獨守寧在守寧而不盡其情誰當盡其情哉至大戊申與其同志築屋於學以奉先生遺像於是縣長吏學官諸生以春秋釋奠先聖之明日遂祠之歲會田入三之一以具祀事請刻石使來者有攷焉嗚呼於是中原文獻淪喪隊軼者且百數十年而幸有能誦詩讀書傳諸其人以待後之學者其功詎可忘也况許人之息游于斯者皆其門人之子孫昆弟也彷彿其聲容而感其志氣之所存能無有以係其思者乎廼作詩遺之使歌以具祠詩曰 載除我宮我宮爲堂聖神斯來享誰其從之有合匪彼鄉昔居允臧諷言隍々金石之揚人用不忘即祠于次有醴有載取具孔類自許多士多士孫子奉茲永世

小孤山新修一柱峰亭記

延祐五年某以

聖天子之命召吳幼清先生於臨川七月二十八日舟次彭澤明日登小孤山觀其雄特險壯浩然興懷想夫豪傑曠逸名勝之士與凡積幽憤而懷感慨者之登茲山也未有不廓然樂其高明遠大而無所留滯者矣舊有亭在山半足以納百川於足下覽萬里於一瞬泰然安坐而受之可以終日石級盤旋以上蹇結堅縝闌護完固登者忘其險焉蓋故宋江州守臣厲文翁之所築也距今六十二年而守者弗虔日就圯毀聚足以涉顛覆是懼至牧羊亭上蕪穢充斥曾不可少徙倚焉是時彭澤邑今成在亦爲赧然愧赧然怒奮然將除而治之問守者則曰非彭澤所治境也乃相與撫然而去明日過安慶府判李侯維蕭某故人也因以告之曰此吾土也

吾爲子新其亭而更題曰一柱可乎夫所謂一柱者將以卓然獨立無所偏倚而震凌衝激八面交至終不爲之動搖使排天沃日之勢雖極天下之驕悍皆將靡然委順聽令其下而去非茲峰其孰足以當之也耶新亭峙眺在吾目中矣子當爲我記之至池陽求通守周侯南翁爲吾書之以來也李侯真定人仕 朝廷數十年歷爲郎官謂之舊人文雅有高材以直道剛氣自持頗爲時輩所忌久之起佐郡人或憤其不足侯不胥也觀其命亭之意亦足以少見其爲人矣且一亭之微於郡政非有大損益也到郡未旬日一知其當爲即以爲已任推而知其當爲之大於此者必能有爲無疑矣

致慈亭記

古者之祭於廟也取其深廣靜密將以聚精神而致感焉亭云者升高望遠則可已非祭之所也然祭之先則必致其思

致其思則或於亭焉可也荏平梁君潤之爲亭於其先塋之右春秋登於斯望其墓而祀蓋以寓其孝思之不忘也集賢學士宋公渤名之曰致慈取祭義之文云君之第七子宜來求予文以爲記蓋嘗聞之孝子於其親也蓋無所不致其思焉况其遺骸之所托松柏翳如霜露時至於是乎登而望之則必有無窮之感焉是固非祭所也先祭而思焉莫著於斯矣然則名之爲致慈不亦可乎宜進士高科有位子 朝矣於法君當得封循而進焉爲士爲大夫爲卿爲公古之廟制可考而用之矣且君之父子講乎詩書之藝明乎禮法之辯將能祭之以禮爲其所得爲麗牲有石尚能爲君銘之使鄉之人有所取則也

孝思亭記

國子伴讀荏平梁生爲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以孝

友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柏鬱之成林爲請於監
察御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二字以表其勳而求文以爲
記予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蓋無墓祭夫祭者之於鬼
神也求諸陰陽之義備矣墓也者遺體之所藏也苟於是乎
求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而墓無祭何也凡有
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廟所以祭而墓非祭也有廟者必有
主主之始立也二祭以虞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曰是
神明之所依也有禰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
之廟者自父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曾祖之廟者自祖之兄
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昆弟子孫皆至焉有
大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者矣是合族之大
法也而近世士大夫家廟主之制或莫之考一再傳之後昧
於世次者或有之矣况於民庶者乎是固君子之所深惜也

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一焉今中原之地平街溫
厚故其爲塋兆也高曾而下凡子孫皆得以次祔葬歲時上
塚則猶得以知其處此爲某親此爲某親拜於墓下者孰爲
某親之子孰爲某親之孫蓋深有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
子苟以義起禮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奉之
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以孝友稱於鄉也宜矣張氏
兄弟二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用張氏之後必有顯者其自
此三子者始歟

知還齋記

相國李秦公治小齋於居第之後取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
語名之曰知還而命其記之某對曰夫身任天下之重者必
有周天下之慮之周天下則凡所以竭其心力者勞矣於是
求高明廣大之居以供其身体其氣息其聰明之用以待事

物之無窮者人之所同也而竊嘗觀盛德於下風矣初天子之在淵潛也公以仁義爲之師屢憂患於危疑之日而不爲動決幾微於造次之頃而不爲懼挈宗社於大安之地而不爲私神間意定若初無爲乎其間及天子即位公以舊學爲之相大綱細目疏治條理不紊不遺意若有不足而公方日與天子坐論道德治乎無爲四海晏然蒙其澤而莫之覺此其所存者大而所息者深又何假夫居以厚其養哉顧廼因方丈之室托微物以見志若懼滿盈而有退然之意者其憂深思遠之故某何足以知之雖然公命也某不敢辭廼爲之記曰朝出乎喬林而夕返乎一枝者衆鳥也故隱民遠士得以寄興而自喻乃若鳴鳳歷數千百載而一出其進退豈直係其身也哉是故奉其身以爲進退者庶士之事也進退不係其身而係其道者大人之事也公以身係天下之

安危其道著矣今而自托於此是豈以功名富貴易其心者哉某以是知易道之所以貴夫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也

誠存堂記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以自勵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以爲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益得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司直鄱陽周君之爲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斲必純澤構締必堅纘曲執必周正戶牖必疏達溫清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無斁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曾不以是自佚方挈然以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者顧使其爲之記某何足以知之嘗試即堂而言之仰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處深嚮明内外之辯嚴矣左揖右讓少長之序列矣以祀以養以宴以食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

之情可得而洽矣靜以養動以思朝以興夕以寧暇乎燭
之而弗迷也繁然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步也
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繹乎其繼也渾乎其無窾卻之
有待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乎而其又何
足以言之大江之南鄱為大郡物殷而家給土木之盛甲乙
為北而又以文雅相尚抑豈無以美名表其居者乎夸者已
張警者已末未有反身切求若是其大而大者也某又安敢
不為之記也惜乎其之不足以知之不足以言之也謹記之
曰周氏誠存之堂作以其歲成以其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
姚公端甫題之者集賢待講學士趙公子昂也蜀郡虞某記

克復堂記

克已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
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迺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

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子嘗反而求之沈冥於物欲之
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為原憲之所難
而已其拔本塞源脫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
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
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為此好絕於曾中矣而周子曰
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旁不覺有喜意
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
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為學也必不為原氏之
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
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鄉未
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
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
迂生曲學者論也而眾人迺欲以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似

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曰莫不忘者也國子伴讀掌儀康生敏以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以爲記予既嘉其慕尚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實諸壁間因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遠升高之一二也

樂善堂記

京師之南城有爲堂焉而名之以樂善者承事郎左藏大使渝人胡君善甫之居故應奉翰林文字駱公之所命也後二十餘年因鄉貢進士史君質求予作文以記之某聞諸長老曰昔吾蜀全盛之時以詩書文學起家若勲業事功昭著伐越見聞可攷知者不論其事物俗宜近民者云城邑自漢晉近逮唐宋豪傑所營置往往而在其所完聚有久固之勢不幸間有僭竊者崛起撥捨於其間非降即亡事亦旋定故其民積安於豐厚屋室之華壯錦繡之穠茂茲味之腴盛貨利

聲色之殷阜精麗自東南言纖靡者莫或過之是以婚姻喪祭之禮宴游之樂服御之飾恒出於有餘又漸被夫文章詩禮之懿下至市井田野婦女兒子往往習誦讀知古今以孝弟信義相尚其不然者衆指目之詈斥之以爲風哂夫使其人所以易爲善者豈徒然哉然而盛衰治亂興廢之相尋非惟其數然也理若是矣 國家將啓南服獨先受兵艾夷剗刮者幾百年而後昔之所謂盛者始掃地無復遺餘矣脫身百年之下遠而去之旣生全焉又富完焉又將以子孫衆多而貴焉此其先所積累者豈不異哉然則樂善之名駱公蓋有以徵其前而望諸後者矣不記殆不可也胡君盡力所事受知

世祖皇帝特命僦庫保定非常例也常歸其鄉修先人墳墓而收其族人子弟鄉里之貧弱者教養恩義甚篤君子以爲

難能有司嘗旌異之今官進而年益高二子歷任將顯要其
福蓋未艾也前五十七年駱公解舟鄂諸風引之入
世祖皇帝軍中得召見論兵事奇中

世祖以之北來然不願仕故以翰林應奉終其身史進士之
父史先生駱公之甥也胡君嘗以駱公之命續兄弟之好是
以進士為之請某亦蜀人也故為之屬筆以記不敢辭後有
以盛德之家稱於燕山者將在胡氏尚有徵於予言也

沛縣尉李君美政記

沛人有尉善其職其父老愛之願刻姓名于石以示遠久國
子生張復邑人也疏其邑人之頌云舟車衝二出我沛邦我
任我載唯尉之從力用不窮歲饑有盜尉制之有道田則有
蝗尉除之有方泗漢患水防隄善圯尉將役人如視妻子民
有無告尉繕其屋有繫在獄尉哺之粟願瞻學宮廼備廼墉

釋其弓刀揖遜有容復之言曰尉嘗學于濟南李昌道先生
故知愛人之說其父奉使平陽罹地震之禍尉以恩得官故
能感憤自樹立也嗟夫尉於縣政無所敢自遂也而及乎民
者如此自昔沛以勇官為俗今父老獨不忘於一尉之善者
又如此且世之豪民任吏以動搖劫持為能視一秩滿尉何
有此乃以終愛聞不亦參善夫使尉益自勵所至不俸雖古
循吏何以過之有司用材者能無考於斯乎尉姓李名茂字
廷實德州齊河人初為濮州觀城尉遷沛尉父老曰張仲昂

大爵堂記

饒國吳公以其子玄德真人之貴推恩錫爵以老于家乃築
堂以居銘曰天爵以其游於玄德也來求文以記之其謹為
之記曰善夫戴帥初氏之言曰方番易盛時朱紫組印人無
寧蹤而公處之恬然及今驅馳之事盡息而公烈然如昨日

也論其立志槩可見矣况又使其子爲道家曾不以淡泊爲慮此其初寧有一毫富貴之心哉及其老也廼能卽家建國與其夫人偕老而康寧備福之盛當世幾無與比然則公之所致奉一時榮一鄉有餘矣而方名堂以天爵而自見則公之所以致此者其必有所不知而天獨知之者夫方今天下之盛仕者以千萬計挈然進取是務且莫不足於心不得一日寧其身如公之萬一者亦獨何心哉且人之材相去豈遽遐邈也夫莫之爲而爲者莫之致而至者智未必盡不足以及之也然而略不能以自信者升天爵之堂而觀吳公之德其所勸不旣多已乎雖然玄德以清靜爲宗而能奉其親以榮耀天子之賜也亦天所以成其孝也公非有求於時也居有貴富而不辭天也亦教忠之效也無營也而至貴者至焉無欲也而至樂者存焉然則惟公之所自居者爲天爵

乎千乘之國者願之壽何莫非天者猗歟盛矣

劉正奉塑記

至元七年

世祖皇帝始建大護國仁王寺嚴梵天佛象以開教於天下求奇工爲之得劉正奉於黃冠師正奉先事青州北道錄傳其藝非一及被召又從阿尼哥國公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爲絕藝凡兩都名利有望土範金搏換爲佛者一出正奉之手天下無與比者由是上兩賜宮女爲之妻又命以官長其屬迨今四十餘年凡行幸無所不從

今上皇帝尤重象教嘗勅正奉非有旨不許擅爲人造它

神象者其見貴異如此將作院經歷洛陽田君博物君子也嘗謂予言大都南城長春宮都提點馮道願始作東嶽廟于宮之東謀其徒曰不得劉正奉名手無以稱吾祠且正奉嘗

從吾徒游將無靳乎即詣正奉言之正奉以前勅未之許也是時廟未成民間以靈異禍福相恐動事未甚顯灼馮去後正奉果恍惚若有所感者病不知人者三日或爲之禱乃起謂其門人子孫曰速爲我御我且之東嶽廟至廟疾良已會立廟事奏御正奉祝曰願親造仁聖帝象旣而疾大安又進秩二品益喜曰是神之賜也因又造炳靈公司命君象而侍諸神有弗當其意悉更之蓋幾有神助者延祐四年春予游長春因即而觀焉凡廊廡時其稱好者皆市井物恠情狀蓋易以悅人及仰瞻仁聖帝巍々乎帝王之度矣餘皆稱其神之所以名者予尤愛其盛服立侍俛々若不勝憂深思遠之至者乃歎曰運思一至此乎田君曰初正奉欲造侍臣象心計久之未措手也適閣祕書圖書見唐魏徵象乃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即日成異哉

非直藝矣正熙仁聖帝兩侍女兩中侍四丞相兩介士其西炳靈公兩侍女兩侍臣其東司命君兩道士兩仙官兩武士兩將軍皆正奉之手善觀者知非他工所可雜其間也長春之白雲觀 金入汾王先生十一曜奇妙爲世所稱道今遂配之略不可僂劣也予所見又有士都二皇廟尤古粹造意得二聖入之微者亦正奉之所造也而梵佛多秘不得觀予嘗讀張彥遠各畫記錄兩京寺觀祠宇畫者數十人塑者一二耳計其運神之妙致思之精心手相應二者略無彼此而傳世多少懸絕如此良由畫可傳玩模榻久遠塑者帶一塵好事識者或不得而覽觀使精藝不表白於後世誠可慨也故田君請著爲劉正奉塑記正奉各元字秉元廟之寶坻人年七十矣其官曰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祕書監卿持撰者漫帛土偶上而錄之已而去其土帛帛儼然其象昔人嘗

爲之至正奉尤極好搏丸又曰脫恬京師人語如此

道園學古錄卷之七

道園學古錄卷之八

在朝彙八

雍 虞 集 伯生

記

新昌州重脩儒學宣聖廟記

新昌州之士有居京師者曰前百文縣尹張質夫以其州人諸生之書來告曰吾州瑞之屬邑也建學自宋慶曆始縣令以時葺之其名因事而見者審麟陳才曾淵子也有石刻記焉故諫官謝公諤之文也江南內附之初鄰境寇起遂以湮廢至元二十年瑞州守臣始命縣尉蘇澤作新學建大成殿殿有廡中象夫子而奉之配享從祀者位設如常制殿之門爲重屋講誦之堂曰仰高堂祠鄉先賢於別室自漢梅南昌福以下凡二十餘人年縣陞爲州廟學如故泰定乙丑前守夏侯質孫以詔書增設從祀九儒象堊廟前池架

梁以達於外門至順辛未令守趙侯居仁始來謁廟學顧瞻
屋宇庫陋歎曰吾州亦子男之邦矣歲時有事於夫子
尊祖籩豆有序鐘磬琴瑟在列而周旋升降揖拜跪起殆
接武於戶庭之間則何以奉揚文治以淑吾邦人乎眊諸學
廡歲爲粟千石曰是固可以有爲也乃節冗費究宿弊以圖
新之易旁近民間地以廣其官而後衝縮端直凡八十五屋
之高廣視舊各加五尺增兩廡各十一間又崇大其列戟之
門階城唐甍廉嶺高固一與殿稱而規制與瑞州之學侔矣
取材賦役皆有其方凡民與儒家者無所勞費以三年五月
告成謂邦侯之功不可忘而歲月不可無紀也子之先君叅
政雍公嘗分教於瑞州新昌之士固嘗承乎下風矣不遠數
千里願子有繼而質夫又曰昔吾州之士彬然以文學進
用至於鄉大夫者代有人焉

聖元以進士取人材於天下凡六科矣而吾州之廟學始大
以新繼自今吾鄉之父兄昆弟來至於斯也瞻夫子之德容
而有所觀感依夫子之廣居以安其息游德義之士其自此
興乎其乃爲之言曰古之學者於其先師則有釋奠釋菜之
禮焉非願之謂也前代之制夫子南面以其門人配而廟食
於學宮我國家因而推用之日以盛大賢守令有意於民事
者必先用力於廟學謂之知本夫廟無與於學也然而道統
之傳在是矣學於此者誦其詩讀其書習禮明樂於其間誠
其道也不敢不悅焉以盡其力非其道也不敢雜然以妄用
其心聖賢去之千載求諸彷彿之形容以端其所嚮導焉所
繫不已重乎且異時先儒之爲學校言者每病進取之文害
道必欲撤而改之使得以反求爲己之實憂世之意深矣
聖元混一區宇且五十餘年而進士之議始行當是時固以

先儒之憂爲憂而爲之 制曰詢孝弟於所居之鄉以觀其
行之力者學問於所治之經以見其道之正求才華於適用
之文察舉措於論事之要求之之術亦既精且詳矣果得如
斯人而用之則天下寧有乏材之嘆乎然而或盡其事而不
偶於有司或衰然充貢而不盡如其說得失之故非直其人
之所遭然也文運世道蓋於此可驗焉故其懼夫學者無以
自致於道質夫之所望於其鄉人士者蓋有在此而不在彼
者乎新昌文物之邦也父師少師其必以內聖外王之說而
教其人焉其固不敢以一言槩之也趙侯字仲義亮社人起
身江西懷府連治縣有聲今以奉訓大夫知新州事多善政
督工者學止蕭然訓導劉天桂直學張志道胡謙

光澤縣雲巖書院記

古之長民者治而教之之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期會徵

調共億越走逢迎之煩私計之迫而得盡心於民事者或寡
矣而辨文殖貨者又不與焉其善者豈無德慧術智者哉而
於先王之法意未知其何如也是故時之仕者審獄訟時賦
役慎保守不夫得罪於民則已爲難矣豈復有爲治之具而
况於教乎若夫以儒入官者宜有見於此矣或者於道實未
有聞於學實未有得蒙其名以進一旦蒞事不聞耳目弄以
取謬悠之譏則反睚眦恣且竊取時俗之緒餘以苟且毫末
之得而不耻者亦何心哉噫何吾民之重不幸也如此吾友
況侯有吾則不然自其少壯讀書已有用世之意及部使者
連帥方伯取以爲掾持法嚴明而能恕蚤有聞於時稍遷監
築堊庫乃能從容爲大府建通融之計使其言盡用所益固
不細也泰定未爲光澤大夫始得其民而用之委曲於當世
法令之所得爲達其能卓如也下車之日富強民素爲長吏

信從畏憚者一不聽入謁獨諸生講學則循之與之言於是始有延師教子者侯曰然則善人也乃稍以是得進見訟者在庭一見得其情偽其負者故可立決也侯曰吾非不能立決立決則傷而閭里親戚之情矣輒教令退思之是以多不終訟嘗有兄弟爭田侯曰吾視若貌非不華方者授以伐木之詩身爲之諷誄解說使日誦於學未踰月皆感泣求解知爭田爲深恥縣學弊侯率儒家者更脩之曰善爲之吾不以它役溷爾也而富人或請出財以助侯不許曰有公上之供以待汝修學非爾事也不日而學成人邑之境民聚爲社者皆請建學立師如今而教養之舍或略倣於縣學則又爲義倉以附其旁寬爲之制使民受成而守之侯乃慨然曰訓其子弟而不本諸父兄殆不足使之易知而速肖也即邑南三里有一雲巖書院故基在焉故宋園子錄通守辰州李先生方

子講學之故廡也先生祖子孫二世受學朱子之門邑之鄉先生也書院廢李氏有遺田亦侵沒於人侯日退食即其廡理泉石斬荆棘徘徊詠嘆若將見乎其入者得其遺文數篇民間稍與學者誦說之於是昔之願脩學而不得者造庭而言曰自侯之至於斯也吾無汎役而有餘力請更作書堂以成侯之志侯其許之乎侯曰今可矣聽爲之乃作室象夫子燕居又作祠象先生作一講堂四齋舍以容師弟子門垣庖福以次庀工經始於天曆二年二月八月日成理侵沒之田而得之收其入以爲養率其僚吏諸生舍采落成郡守西公以其事達部使者使者躋之閩帥上其事請列爲學官至順三年侯至京師請予書其事將刻石以示後之人子廼爲之言曰昔周子程子作於聖遠言湮千載之下而程子門人楊中立氏之歸闕也叔子歎曰吾道南矣宋旣南渡中立氏

以其學傳諸豫章羅氏延平李氏至于朱子而益大顯明焉
當是時閩之學者比於鄒魯乎從侯得先生所爲朱子年譜
序知其於朱氏之學確守而不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行
蓋終身焉及其爲縣學記嚮焉爲其鄉之士息奔趨流浪
之志以從事於愛親敬兄之實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經
明行脩然後謂之成材噫先生之於其鄉之人何其愛之深
而慮之遠也鄉之人誠能求先生之言於無窮由是而學焉
則可以趨乎聖賢之域而無大過矣烏乎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寥寥乎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得吾况
侯乃能篤信而推用之吾焉得不爲之喜乎斯邑也由况侯
而知先生由先生而知學道則吾况侯之遺愛豈有涯哉四
方長民之吏聞况侯之風必有作而興者矧光澤之後至者
平侯名達廬江人後居高安今爲某官其爲政若平反冤獄

之類有去思碑此因著其教事云

董澤書院記

帝王之爲天下治與教而已自聖賢不必有位而其事分是
故表程子之墓者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孟軻死百世無真
儒治不出於其儒雖治弗善也昔伯子之師友則周子邵子
及張子與其弟叔子也程子之學出於周邵氏雖若別出及
伯子論其學之所至謂之安且成則固無以異矣前聖既遠
此數君子者出而後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始大明於天下有
知其說而得以見諸行事焉此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之所繫
者也周邵與伯子廣大而精微高明而平實渾融旁薄入莫
得而窺焉及叔子之時邪說益以用事有待於匡闢而爭者
起矣門人徒以其說相傳衆人固怵於利害棄絕而弗之從
已時則有若故宋丞相忠簡趙公鼎奮自聞喜諸生獨能學

邵氏於其子學程氏於其門人得其說而尊信之生死以之而弗變也及相其君於危難之間庶幾行其道而竟以貶死非天也夫公子孫以此多留江南而其族人之在董澤者無恙也我國家混一始得以音問相通今國子博士晉翁公之六世孫也得請於朝祠公聞喜縣學董澤之族人聞之來走京師見翁翁謁告與之歸將作書院於其鄉以淑其人庶幾公之遺意焉蓋距公之時幾二百年矣翁翁來求其記之其受言而作曰烏乎公為相五年人心天理之所存者遠矣而害之者日勝卒不得盡行其志以為天喪斯文乎而周邵張程之說至朱元晦氏而條理發明以推致其極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夫博士將有以教其人也公之德業在國史論定百世人得而觀焉若夫其所以為學者則凡朱氏之所述者有之矣昔者周子之言必合伊尹顏淵而並論之而後

賢之誨學者亦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游於董澤者其以是求之哉

藍山書院記

藍山書院者弋陽張君卿弼之所作也卿弼字希契故宋時繇太學登咸淳戊辰進士第除福州司戶辟充教授用舉者員足改官仕至興化倅而宋亡歸弋陽隱居不出門生弟子從受業者甚眾郡邑方內附學校多廢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公其強起之至縣學以為師縣人士翕然來從之乃新作縣學江東宣慰使王公其又迎至郡學以為師以教一郡六邑之人又作郡學於是有列薦之于朝者非其志也即攝衣而歸至元十七年其門人楊應桂申益章以來學者之眾無所息游也規為學舍以處之得地於縣之水南士人徐氏舊宅廣袤幾八里中為宮焉有廟堂以祀夫子兩廡翼焉有明倫

堂以講學有祠以奉其鄉先生其左右齋曰稽古學易約史興詩六禮成樂祭器有藏庖福有所前爲大門略如郡縣學之制明年九月告成名之曰藍山書院其後鄰縣陞爲州直隸行省割水南地以益之獨書院之境仍隸弋陽張君始爲山長應桂繼之既列爲學官行省署官來任之矣至順三年春繁昌縣尹張純仁來言曰昔先大父之始爲此也買田以繼師弟子之食與鄉人之以田來助者通計若干畝純仁與弟顯忠又以私田若干畝以增其不足皆買諸民田官仍徵其常稅弗除也昔先大父歿學者祠諸講堂之東使顯忠奉之書院之設五十餘年純仁等以時補葺不敢廢先人之志來官于是者率三年代去經始之故將遂湮沒純仁深惟大父之爲此學也庶幾邑人士之有成立焉今純仁始登至治辛酉進士第大父之門人方回蔡登泰定丁卯進士第而純

仁之子與載亦解於鄉則皆遺教餘澤之所出也又何敢忘乎敢請一言漏而刻諸石以圖不朽焉某曰昔者子之大父之在斯堂也何以爲教乎純仁曰蓋嘗聞諸大父之執友矣其誨學者曰聖學之學載在六經明於日月漢魏以來諸儒或以識緯爲奧或以老莊爲高使異端百家之說與六經參錯於天地之間子有餘年自濂洛諸公之出辭而闢之廓如也窮鄉晚進之士或無良師友已未有端識而或驟遇舊說見其汪洋恣睢將無迷誘而陷溺者乎徧取傳記百十家擇其合於脩己之學而不墮於清虛治人之一方而不雜於術數者輯而錄之名曰六經精義凡數百卷獨恨未及成書而卒耳某曰善哉其爲言也某聞之宋之季年有志於爲己之學者病郡縣學校以科舉進士爲業而時王之制不可廢也別立精舍以講學焉敦道義而絕功利以私淑諸人蓋取睢陽

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國家初有江南曾未數年而監山
首有書院脫餘生於鋒鏑之餘正人心以絃歌之事成哉張
君之用心乎我國家表章聖經以興文化至於論語大學中
庸孟子定以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及其師友之說以爲國
是非斯言也罷而黜之其正乎道統之傳可謂嚴矣然而老
師宿儒日以漸盡愚者無所啟發狂妄者得以其不根無學
之言竊附于往昔之緒餘以誣眾罔俗則自欺自棄之甚者
也不亦悲夫來學于斯者蓋亦深求聖賢之意於遺書以知
夫乾坤父母畀付之重涵養乎本原之正審察乎幾微之發
擴充善端攻去邪欲日改之以勗其不及又求正於有道使
不至陷於差繆必至於聖人而後止庶幾學者之事也乎請
以論諸同志俾無負作者之意不亦可乎是爲記

舒城縣學明倫堂記

學校講學之地也古未有廟其釋奠於先聖先師者非廟也
後世始爲廟以祀夫子通乎天下三四百年之間禮制寔盛
我國家郡縣無小大皆得建學尤以廟爲重焉是以有司脩
祀典勿敢缺而教無其師非其人則或有不暇計者此士
大夫因循苟且之通弊要其識慮初不及此無惟其然也舒
城古邑也自宋季數有軍旅之事故學校之盛微不及東南
然而山川高深風氣完密民生其間者有中州質樸之美而
音岩幽谷往有昔賢名人遺蹟足以風動其人而其人亦
樂道之故其俗爲易化者矣延祐乙卯前令杜思敬始重建
廟而講堂庠廡弗治久而益壞部使者宋公翼嘗督縣令改
作辭以故逮變理溥化登家古進士第長是邑始出獨見捐
已俸以天曆己巳之歲度材凡工撤而新之凡爲堂五間規
制宏敞始與廟稱未暮告成則某月也董役者典史周允著

儒宋楊椿傳熙宋文富溢工者范應月胡立本皆儒也至順
元年秋燮理君以職事如京師踵門求求文以記之今夫郡
縣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為洽而况教乎燮理君之
為邑知重學校於為學知重講習豈非知本者乎夫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本諸天理之固然有不待於強名者
人之為道豈有出於此五者之外者乎然而明之則叙不明
之則斃此教之所由興也氣質之不齊雖萬其殊而大槩知
愚賢不肖之分而已矣斯倫也愚者有所不知不肖者又違
而遠之故有待於格迪矯率無疑也乃若賢且智者所謂質
之美者也於其倫之所在亦知求盡其心焉然而不聞聖賢
之傳不經師友之辨則不足以知天理之節文精義之攸當
則直清徑行必有墮於私意之所為疑以之近幾微之差其
流弊反有以失其良心之正而貽世俗無窮之害焉此係於

教者為最切故古昔學校之教豈是皆以明人倫為事豈非
憂之深而慮之遠者乎烏乎洒掃應對而敬其事則窮理盡
性之學斯在服勤就養而盡其職則存神知化之妙已存不
踰乎屋室戶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奧已具不外乎耳目口
鼻之用而陰陽鬼神之微已通入之所以為人者亦大矣故
曰聖人人倫之至而已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之哉嗚呼其
說亦微矣登斯堂者觀其名而思其實因余之言而求燮理
君之志庶幾有所觀感也夫昔邑之君子有李公麟伯時嘗
讀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在縣治東飛霞亭之
北國初東禪寺僧并之而書院廢燮理君得隙地於清心池
亭之上蓋伯時與蘇子瞻黃魯直諸賢之所共游者也廼闢
地為屋以復書院之舊以廣為學之廡燮理君之於其民也
有古人之道哉來者尚克繼之于永久

滕州學田記

國家之制自京師會府郡縣皆有學學必有廟廟以奉先聖先師之祭祀學設師弟子自有廩餼之給補葺之費故學有田田多因其舊有缺者有司得以間田與之俾寡人以耕歲收其入然田之蕪治租之有無祭祀廩餼之充數則系於長吏之善不善用意與不用意而教之力不力系於師師得其人則長吏敬之民庶服之故教行而化興不然則否此其大凡也滕州之學右爲廟廟有殿殿有廡廡有門左爲學學有講堂東西有齋舍有庖有庫成於至元己丑則滕縣尹陳謀州學正陳溼之所爲也明年謀以如市鄉官地五頃餘爲學田從溼請也大德甲辰滕縣長吏阿不思等又以如市鄉官田五頃與之用學正張中立請也至治壬戌般陽李德昭爲學正滕守李元重之思所以相德昭治學者取租於田而給

之教養奉祠之外戶牖幕帟之飾既茨丹雘之工聖賢肖象有衣裳之制廟貌有墻宇之嚴煥然一新郡人稱之其間郡吏無良民蒙無忌租入弗至生徒散去德昭有憂之而未能振洛陽曹侯鐸之來爲州也以學校爲先務教養爲已任清介自守政如神明田之見占於強家者始復歸於學而囂訟者搆言於司臬謀有以撓侯會使者趙公行部至滕得其實歸田如曹侯言因又以禮教鄉之五頃增之簿正以定其租立石以表其畔猶懼後之人或失之也使德昭請于濟寧于山東憲司于中書禮部以文書下之俾勿敢斲又來求文刻石以爲記烏乎滕與鄒魯兄弟之邦也聖賢之遺化在焉其人固易使也今侯又遠之計將質諸契券以待之孰若善其教以正人心美風俗則人知禮義廉恥亦何忍自欺乎跬步之士而私圭撮之利乎曹侯儒者也其必有以勸其父兄

率其子弟者矣不然文墨何足以制之哉是歲朝廷命天下廟學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並配孔子西面北上有司或憚煩多不及奉行而侯於滕學獨更新設家如法其知本蓋如此來者尚有徵焉

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

天曆庚午五月滕州守洛陽曹侯振父介前學正李德昭至京師來告曰吾郡有性善書院者大德四年前守尚敏作義塾州治之南其屋四楹覆以瓦其齋金茅茨而已延師以教郡人之子弟出已俸以率州士得錢五千緡貸諸人取子息以供師弟子之食明年以禮教鄉官地三頃給之延祐元年監察御史任居敬言於朝曰昔滕文公嘗聞性善之說於孟子宜表義塾曰性善書院朝廷用其言性善書院列於學官置山長以為之師延祐二年前守鄭某改築於滕之舊治其

宮之地凡八畝右廟堂以祠孟子在講堂翼以兩齋以居業張位古互繼成之又給以使相鄉戶絕地二頃一十五畝如市鄉一十八畝而鐸之來也於學校之事不敢後既為深督其教養脩完其宮墻屋宇治其用器之未備究子息之亡失地之見侵者悉經理之增給禮禮教鄉官地五頃合其舊有凡為田十頃二千餘畝使滕縣簿明安谷兒山長滕昂霄行田表其畔歲非甚侵亦足以備用矣鐸代者且至將去之懼來者無所攷謹伐石載始末請一言而表之予廼為之言曰師弟子之講習於是者其亦嘗致意於性善之說乎息焉處焉亦有存其初者乎念慮之興酬酢之頃亦有以察其幾而致其辨者乎有能一日用其力於此庶幾賢太守之所以望於郡人者乎蓋古之人其幼無不學者及其長也受田而耕而俊秀者入於學以學乎脩已治人之道耕者食人而不以為

勞學者食於人，不以爲恭，誠以學者有益於人之國家也。學非其學而欲安坐以食，則又何責於人乎？吾聞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滕之人以侯之，故而知學道焉，亦何待區區？執信於咫尺之石哉！滕昔爲國，今爲州，今之守昔之侯也。孟子之說布在方冊，傳之千載，有民人社稷者，孰不得而誦之？視其所聞，有多於文公遠矣。慨想文公之爲政於斯也，孰肯爲汙暴之慢者乎？繼曹侯而來者，善擇師，推明孟氏之說以教其人於父遠之道，無大於此者。

中書省檢校官廳壁記

中書省檢校官者，至元二十八年，尚書省以戶工二部營繕出納之繁，奏設是官以覈其程。書官一員，吏四人，其署在右白之東偏。三十年，奏增爲四員，吏六人，分督省左右司六部及架閣倉庫文字之稽滯乖違者而糾正之。其官吏從東西曹

閣公牘還就署決事。後中書省仍治宮城之北舍，因其舊而檢校官之署闕焉。徙寓直所至之部，至順二年，中書徙治宮城東南之省，檢校官奉政大夫前進士孫士敏志道奉直大夫楊益友直中憲大夫王國器，非臣朝列大夫楊惟恭伯溫以舊署隘且弊，爲請宰相命更作於舊署之南，爲堂二楹，以居其官。旁列吏舍庖廐，外爲門以別之。是年冬，元工明年五月，成四君子者，旣視事其間，而相與言曰：是官之設，卅有餘年矣，而歷事適成於吾四人，爲僚之日可無識乎？且昔之居是官者，視諸事，故蓋將百人去而坐丞相御史府者，政事風節歷歷可徵也。其可無述以待後之來者乎？四君子皆與余游，故來請爲之記。夫宰相上承天子以出令於天子，其屬多矣，官有其事，職有其分，不得相越也。於文史無不得察視者，唯檢校官爲然。其於宰相有寄乎？耳目之明有托於心，督

之密而望高職清又有若賓客之優游者焉蓋他官莫之及也是以每難其選而常得人焉凡為是官者來升斯堂而覽斯文尚思其任之重而有遠大之期也乎

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

國初運外郡之粟以實京師數日以廣大江以南浮海而至者歲以數百萬石計公府之儲衛官府之廩稍宿衛之共億至以及京城游食之民其用至夥而所係甚重者也舟車之輸載士卒之任負數經轉輸而至於京師者則有京畿都漕運使司以總之所領倉凡三十一倉之官或五人或四人三人槩僅百員役於倉而食祿於官者又若干人自流選而來為是官者出納之事稍弗加謹折閱陷失有傾家辱身而不足以補之者是故朝廷常優之始授則增其秩終更則減其資蓋念其重難也然而使之無失而得善去者則槩系

於司漕者之得人矣至順二年秋于斯倉使汪堯等來言於安官求文以頌運使扎撒公程公日新與今運使劉公子箐之德其言曰扎撒公之為使也出令曰凡倉之守吏日守其局以謹出納非運司必有徵召之事毋敢至運司又曰凡運司之胥吏皂隸不得輒至倉所其負米於垣而入倉也關防有法役夫無所容弊故其米皆完好而不雜其出納也務為均平收支之數有所勘曾止從本司揭帖圖帳申報無煩文也蓋倉庾之所患者收支已不得其精鑿其支也又疲於供應而皂隸百色之需挾上官而來干者紛然終日則不得不錮贏餘以應需求日夕月深忽焉而其耗多矣今運官絕公吏之擾簡奔走之勞善出納之法列官於是者始得以效其奉公之實而無曠官之罪焉扎撒公斷以定見程公善相之劉公善繼之此某等數千百人所以感激不忘願刻石紀事

且以垂其法于後使來者之永克有濟也噫朝廷之法詳且盡矣其有不至者則奉行者之過也今京畿漕運之事而三公克拯其弊纒數事耳而倉庾之受賜已如此其經營之密調度之大屬吏有不得盡知者尚多矣乎夫萬仞之隄或潰於螻蟻千石之水或涸於漏卮諸公之政乃得禁皂吏之侵漁此所謂所治者小而所益者大者也為政者尚鑒此而慎之乎札撒公蒙古人自宿衛內廷除直省舍人歷中政院同僉判中政院事積管中大夫除降祥總管府同知程公人今自運使除右司郎中又除淮東道肅政廉訪使劉公青州人今在任餘官則別列于碑陰云

潼川王氏忠孝堂記

王公諱興其先太原人仕故宋為秦州防禦使歷四戎司都統生子仲以雋勇聞都統殿事曹夫人有孝道

憲宗皇帝帥大兵取蜀仲率豪傑之士見于軍門遂以其衆立功授保寧等城招討使將命招宋守將楊大淵為大淵所害事聞

憲宗悼焉召仲子仁嗣其官仁又諭保寧而大淵降

世祖皇帝命為奉議大夫潼川路總管起保寧長寧軍民立潼川城開屯田置官署收輯離散又用其力討旁近之未附者以其有勞於茲土也因家焉而仁事其母夫人亦有孝道居潼川二十餘年歿於官臨終誡其子曰先人值國家興運以故將家帥師立功專城而治維忠與孝可以事君於久遠而不墜世業也子孫頓首受教乃終長子世安遂隱居不仕而次子世英仕為江油簿亦棄官事親於是故雲南行省參政李公源道同知潼川時名其堂曰忠孝江油之子禮以雲南省蒙古掾秩滿調官京師具事狀請著堂記是時予方

受 詔脩

皇朝經世大典輯錄 祖宗功德而 憲宗下蜀之事供奉
學士上進士宋公本實手筆焉謹以茲記告之而俾禮以其
文傳諸王氏於無窮焉

王氏山南隱居記

國朝既取中原悉求其豪傑文學之士而用之其隱居終身
者尚多有之史官不能錄也承平以來殆又將百年才能特
起為公卿牧守者何可勝計然尚論世德或隱其故初矣隱
於昔而顯於今者永平王氏之家為可稱焉南宮舍人從義
甫之曾大父金兩舉進士見世亂不復仕隱於昌黎碣石之
下學者謂之碣石先生有文集十卷軼於兵火先生之子稍
起從郡帥長其幕府當是時軍興事多章創總兵權者何求
不獲而先生之子田廬無加於先生時然而邑居之隣已四

五易主而王氏之君今不廢野外之田僅給饘粥至今從義
暨拜兩御史為天子郎官甚見知遇而亦不加多不加少也
然則是居也可無記乎予在京師求最後然亦州有餘秋矣
忽焉而赫奕俄焉而銷歇名田甲第有不能以終其身者而
王氏一畝之宮數夫之壤傳之五世而子孫方讀書脩行以
父之可不尚乎是為記

於友記

古君子取友之道取之一鄉取之天下又取之尚古之人苟
得友焉初不以天下為廣一鄉為狹尚古為遠於今為近也
槩乎載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時也槩天下而得一
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鄉也然而不可以必得也則假諸物
以見意焉此吾太常宋公雲舉所以命於為友也夫所謂友
求諸同時而不得並也求諸同鄉而不得曠天下則有之而

不得借也而斯松也千載有之今亦有之天下有之鄉亦有之友一松而合千載於一日通天下於一鄉善哉宋公之爲志乎昔在太常之在翰苑也獨居乎玉堂之署文字之暇賓客散去竟日蕭然遂以無事乃盤桓乎松下而有遐思焉曰吾友在是矣此松友之所始也公友松乎松友公乎公自翰死拜御史出爲部使者召拜國子司業遷太常屹乎獨立不爲勢利之所移頌詩讀書日與聖賢相對超舉特出莫逆於心所謂貫四時而不改亢金石而不渝公其松矣予不敏公以其嘗再爲僚也命爲之記然則余亦友乎松者乎

可庭記

天地之覆燾無限量也日月之照臨亦無限量也人心之妙其廣大光明蓋亦如之苟於耳目之所接限於識慮之所及果能盡其心之體用者乎方外之學雖設教不同而其所致

力者亦唯心而已矣凡其比大於天地比明於日月豈無廓然於宵中者乎顧嘗觀月於庭有取一方之可則賦詩永言又有歛然退求自足而無所待於外之意是以君子有取焉若所謂可庭者是也羽衣之士有劉其姓而以學仙自名者西遊昆侖之圃北望太荒之野涉黃河之流而尋涿池之津其游遠矣予意其廣漠之爲樂而無閭域藩籬之間也而來爲其里人龍璧求可庭之說焉其言曰璧之大父無心翁好竒博雅故宋在臨安時年九十餘須眉謾々然游其都會而不知倦也及我國家混一字內其父之北游也蓋至京師北極和寧之境以觀乎興王之勝地以交于國人太族之豪傑志甚壯也今璧也退焉里間之近擇高山流水之美卜宅以奉其親有兄弟婣族之好師友講誦之樂昭其祖父遠游之思而盎然自足於戶庭之間則謂之可庭也不亦宜乎

子曰善哉學仙之言也君子之爲道歛之不盈一握舒之則彌六合求諸其心反諸其身行諸其家果有得焉則推而致之何遠不至也年富而能舉果知此道矣何可量哉

悠然亭記

郭君彥達有亭曰悠然取陶淵明南山東籬詩語也子愛其引興高遠欣然爲題顧客有笑於座曰昔柴桑翁生不逢時自放於草野之間托此言以自見其無所事乎當世者也今彥達以

聖天子潛邸文學之舊以其習於朝儀也率其屬以佐其長執事就列嚴恪齊整其得爲悠然乎子告之曰何傷也亦各見其志云耳心累於物則寤我室廬使適寬閑而就優逸猶若皇之何心之中爲虛明應物無迹則坐紳正笏不動聲氣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外無矜容內無逸志則亦何害其爲

悠然也古之君子常以陶先生上配孔明論者以爲至當信之不疑非知言而能若是乎試以孔明論之方其龍卧草廬三顧之車未至其悠然固與采菊者無異也及其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軍務誠勞矣然八陣之方嚴雜耕之整暇羽扇指搗於從容而山川形勝盡在風雲之變化子謂此時孔明悠然乎不悠然乎客曰淵明之悠然衆所共聞孔明之悠然誠未之聞也然則彥達上荷 主知雖進用顯要有不足悠然者乎客請書其說與彥達爲亭記

琅然亭記

夫子之言樂曰翕如純如皦如繹如而一成之始終可知也若夫因其哀怒滂放之情以爲急厲緩靡之節極其所縱而莫能自返風俗之變而運氣隨之所繫至重也凡不中律度而遠於中和君子蓋深憂之而知察於斯者蓋鮮矣古樂之

存於今恒見御於君子者唯琴爲然而亦未易知也崔君元
方有得於是器也常作亭以從事焉取醉翁操百章之辭名
之曰琅然予有以知其有得也明矣夫音之所以和者以其
無相奪倫也今夫一均之中七律在焉固不得越此而他
取也即此七者有進退疏近之節以盡抑揚長短之變則有
之矣誠不可依希於近似假借以乖違也譬諸用兵然百萬
之衆勇怯強弱之不侔何嘗倍蓰不可一也善將者使之步
則步伐則伐止則止齊則齊而不敢少違者以其分數較著
號令嚴明伎藝畢給而行陳輯睦之故也夫如是雖使之赴
湯蹈火可也此常勝之家者也驕不可制懦不可作尚足以
成軍乎吾是知爲音而能琅然則無函胡唯阿之謬整然法
度之爲與能軍者蓋無異也不亦善乎於是而思十只將有
觀乎大舜文王仲尼之遺一琅然也有感於放臣出子之志

亦一琅然也有托於高山流水之趣亦一琅然也濔乎沖和
而不至乎寂寞齋乎憂思而不墮乎凄斷發揚蹈厲而無所
陵犯委曲條暢而無所流佚非琅然而能若是乎予是以善
其名亭也元方以文雅見稱擢在羣玉之府時稱妙選云

思蘭序記

建安陳君若虛爲予言其居之勝也山泉林竹庶幾山陰之
幽情焉又嘗從故承旨吳興趙公子昂游廿年間兩得其所
書晉人樓序者規爲亭貯之公感其意題之曰思蘭而亭實
未成也泰定乙丑亭始成而公去世久矣俛仰陳迹誠有足
悲者乃置序與題於亭上以與同志者玩焉且曰即吾亭而
望焉考亭雲谷吾朱子之几榻猶儼然也師友之相從則又
有西山巖峰之孺近在跬步則吾之所謂思蘭者有不徒在
於觴詠者予曰樂哉斯亭吾安得身往游之哉昔者曾哲之

侍夫子也舍瑟而作慨然有浴沂詠歸之思焉蓋直言其志云耳豈必身在乎沂水之濱舞雩之下乎今朱子之教衣被四海廣矣大矣頌其詩讀其書想其德容之盛如特見之以致其企及而從之者必有其人已乎又孰知居之近也地之勝也有若陳氏之亭可以係其思之親切者乎仰其蒼然之崇高而有以見其卓然之在前俯其淵然之深長而有以見其往禪來續之無窮也則其得於觀感者聲音笑貌云乎哉言語文字云乎哉古之善爲詩者常托物以起興而後得以推致其性情而極夫詠歌舞蹈之盛若思蘭之亭者其諸異乎脩短之感玩物之爲乎凡樂啓於予衷者如此并以爲識陳君將典教閩郡試與其父兄子弟道之庶乎其有以相發也

道園學古錄卷之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九

在朝慕九

雍虞集

記

慈利州天門書院記

澧之慈利州西百五十里有山曰天門盤結奇秀其峰十有六皆可以物象儼而名之蓋勝地也蜀人有田公著者自其先世來居之數傳矣至元乙亥王某兄弟亦蜀人也避地至焉開門授徒以自給公著之父率其子弟往受教父之樂聞其說請結屋以容師弟子與其鄉人共有聞焉王氏善之而未敢自遂也大德癸卯慈利改作州學更爲大成殿正配神位及十哲象而舊象無所於寓王某謂公著曰子欲成父之志此非其幾乎乃請於官欲築宮以奉舊象而祠之部使者深偉之旣得請公著乃度形勢視土物庀工擇材陶冶並作

踰年而禮殿講堂門廡庖庫之屬俱就益市經書具於哭賢
田二百畝以爲食儼然學官之體備焉提學官以聞于朝
名之曰天門書院王氏田氏與其鄉之士民舍采於先聖先
師以落成後五年其州前判官周某調官京師來爲之請記
嗚呼天下之名山川多矣大抵爲浮屠老佛之宮旣竭吾民
之膏血奉之而心術又壞於其說千數百年以來習熟見聞
以爲當然而莫之恠也孰謂天門之勝獨以僻左之故闕其
神氣於千古以啓聖人之宮豈偶然哉噫今之所謂學者有
周程張朱諸君子之所發明聖人之蘊無所不見聖人之微
無所不著遂輟之正大門戶之端深固已盡聞而邪說之多
岐則亦培擊排挾而無餘矣况自國都至於郡縣無小大遠
近具有學官則所以傳夫學者可不謂既備已乎然而或徒
尊其說以自標置或講其義以務文華其反求切已至於深

得而不違者蓋鮮能焉此其故何也城闕之近習俗所移彼
其所見聞識知者一皆物欲之所爲而已宜乎所以自致之
學不足以勝夫居之所移也然則安知如是之人聲色不接
於耳目利祿不入於心胸其質之渾朴固不至於去道之遠
而稟氣之堅悍或反足以資其有爲則天門之士豈無可望
者哉且夫山川之秀異又鬱而始變發而鍾爲人物者必有
可觀而無疑矣其要在太守部使者慎爲之得師以養家造
端又省其力役使得安於進業而周君且去官數年猶自執
贄來見求書院之記以遺其人焉其知好善蓋如此安可不
爲補書之

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順德明年
郡以治聞守居無事乃按傳記而嘆曰魏文貞公徵鉅鹿人

宋文貞公璟沙河人今二邑隸順德則二公皆郡人守其土
祀其先民禮也於是作宮學宮東南考求當時衣冠之盛肖
二公儀刑而合祠焉郡人梁 蕪各以其財來助司獄崔
學正楊 董其役以延祐元年二月告成泰定元年 天子
始開經筵王公在集賢侍讀以經從幸上都某與在行間以
祠事語某將篆諸石以識某曰治民者常示之以好惡鄉背
之正則民志壹而事有所擇特教之疏節耳而世猶迂之甚
矣其不知本也天下之患常出於巽儒無耻巽儒者苟且無
耻者無忌憚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
至君子蓋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以表礪振起於斯久哉唐
有天下二百餘歲莫洽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時名臣
衆多近代蓋莫之及然而尚論剛正能諫諍有古大臣之風
者則未有踰於二公者也夫二公之鄉非有百里之遠也二

公之相非有異世之隔也邦人頌其事而知其德豈一朝一
夕之積而合祠之禮曠又未舉固亦有待也耶昔者

仁宗皇帝在御慨然閔俗習之弊於文法頹壞淪靡而莫之
拯乃出獨斷以圖治凡所揀拔常出不次一時作新之志貞
觀開元不足爲也鄉使有若二公出乎其間則氣類之合風
節所厲庶幾少荅 聖明之萬一乎始王公受知 仁宗於
東宮及踐大統而已在外服其祠二公也特因其職分之所
得爲而已迹者論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之要而陳之
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徒想見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復作南瞻
祠宇悠然有千載之嘆焉噫豈吾一人之私也哉故作享神
之詩曰

侃侃正辭高風相望恭敬不忘有合其鄉於昭顧懷庶其在
此俾後民凡享世有君子

平江路重建虹橋記

至治三年五月日平江守臣告于江浙行中書省曰吳郡城內外皆鑿溝漕納大湖之水以容行舟逾絕為梁經緯聯屬其高庳脩縮視水大小與人事緩急獨虹橋在郡閭門西跨官河通驛道為咽喉要處水至橋下匯為回淵最深廣隨折而東行勢用剽悍橋舊植以木而加甃焉歲入腐撓及今夏大霖雨遂壞水陸並阻民吏憂駭即日召吳縣長吏計會修治吏曰役大懼不即成請章具以木濟而徐圖之郡人鄧文貴詣官自言梁木非經久計改作將因循請出家財成之可毋煩官也問其故曰家業

過積日久而食功多幸有餘今度足以畜子孫終其身請悉以從事問所欲曰心誠願焉無所異也按文貴家無田入化遷之利郡縣甲乙質筭在中產最下徒以知足能散無所為

世矣衣食不敢有所

之心佐郡縣徇民之急不才善夫請聽文貴所為省府下其書曰此有司之責而文貴發私財甚善其亟從勉成之文貴既受命乃引里中信義者與共事以八月乙丑召工畫圖計日度財盡撤其舊而新之求土木鐵石必良售物予直必平無留券擇匠必精既稍必足其志役者受傭如歸作息有度勤而弗病絕水下石鈔密鍵固案起拱合理綴無間圜空漏水象月引重過之堅踰實地蓋長若干廣若干而又帖石隄岸容挽漕者若干尺泰定元年十月成凡用中統鈔拾伍萬貫於是前侍御史曹南馮公翼與名卿大夫既老而寓於吳者十數公咸善之而王公都中新領海南北憲節未上乃使來告曰今日之制自一錢以上郡縣毋得擅用府庫茲橋以民家親為之猶須十餘萬未已踰年乃成鄉使文書上下反復較論詎得出經費若是數就令從之非一日而決詎能成

於期月耶用不足必且此賦吏並緣奸利能無侵牟推剝乎
利盡而求速能久堅若是乎是誠可書以示來者請刻文記
之或曰以一民掠有司之美可乎噫文貴蓋有所受命矣且
夫鄭商擗牛敵謀沮沮卜式輸財漢用不贖度時酌宜未可
廢也必律之以古昔其常制產已乎不然世之兼并者或盡
民力至骨髓不饜坐視其死亡而莫之恤者蓋有之矣服御
擬王侯嘻笑制官府唯其所欲爲而莫之禁更於斯舉不足
乎是則可書也文貴有子業進士子曩過吳嘗從學者來見
予故知其人且吳人殷盛四方所莫及其什伯倍獲於鄧者
甚衆其輕財尚義肯卹鄉里拯災患者常有之故爲備載
而不辭庶幾相勸之道也時之守令僚吏名氏請刻諸碑陰

悅生堂記

夫天地之間人與萬物所以禪續息復於無窮者生之理爲

之也是故人之生也飲食男女衣服宮室貨財之爲皆生
之具焉而愚不肖者不知察也於是極其思慮之所可及肆
其智力之所得爲內劇其心外伐其形凡所以養生者皆足
以害其生而風寒燥濕之感水火虎兇兵凶之遇不與焉若
是者逐々乎相隨未有紀極其卒也可勝道哉四明道士項
君子虛能以醫藥診夫人之所以傷而保其所以全用能變
其呻吟呼號愁嘆之聲以爲忻愉舞蹈順適之意日有稽而
歲有徵也故君子名其堂曰悅生云嗚呼人受天地之中以
生嬰少壯老其時也強弱盛衰其氣也誠能順時御氣損有
餘益不足以自致於無過無不及是謂能奉天之所與以盡
其分定而無悔焉誠哉其可悅也然則老子以身爲患莊周
以生爲勞者其殆憤激之辭也夫雖然子虛學於老莊者也
吾聞善養生者咀嚼太和不在乎穀肉菜果也品配陰陽托

象乎夫婦男女也鄧鄂之固舍廬之安金玉之保溫襲之厚
又皆有所喻焉一不得以物命之也此豈非悅生之大本乎
哉安而又焉有不止於悅者暇日更僕論之可也

思學齋記

予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
間從之游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曆卜
祝神仙浮屠之說往往得諸世外之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
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之者
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漠如壹不介意方就客
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註而繕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
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
之蓋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
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求 皇極經世之旨子

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僭矣子爲我記之明年
予免喪省墓吳中將滌浙踰嶠以成其約會有召命不果又
四年景仁來京師每以思學之記爲說予曰原甫高邁絕俗
又能閒居山林無世事之奪其所就殆必過人遠矣予何足
以言予苟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固不可言也他日授說
於原甫而執筆焉尚未晚也景仁曰不可必有以復於原甫
者乃試誦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
之本體蓋足以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
之不能者焉舍是弗學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
其要也不出於仁義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
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
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以至則必
思焉且何以知聖人哉于其言行而已矣言其言也行其行

也然而反諸心而有未盡行諸已而有弗得是以有思固非茫然無所主而妄馳者也彼其由之而弗之察違之而不覺反憧々往來於客氣之感何其多哉乃有爲之說者反欲絕去倫理措心如墻壁以待夫忽然之悟於一觸之覺不亦殆乎今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於彼以庶幾萬一焉反以絕學自勝果爲善思者乎噫學固原於思而善思者必有所受矣今夫有事於思者如火之始然而煙燄之泉之始達而泥汨之草木始生土石必軋之逮其發也蓋亦已艱矣故非高明之資未易遽徹也而况思非其道者乎然而嘗聞之明睿所照者非若考索之所至夫至於明睿則無所事乎思矣無思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完養而涵泳焉時至而化有非在我者豈不盛哉請以是質諸原甫或有取焉則因以爲記

高氏貞節堂記

高母鄧夫人蜀之臨邛人故宋江西運管諱允績之冢婦登仕郎諱翁彝之妻而士貴之母也運管既卒於官而登仕亦相繼歿當是時鄧夫人年二十有九其子四歲耳遭時亂離守節自誓皎如冰霜躬自織績以具衣食又搏節贏餘以資其子從師取友既而所居燬于火無強近之親可依托屏居陋巷家徒壁立幾無以爲生而益厲堅苦卒以成其子又教養兄伯之孤子至受室乃已後數十年子長家裕然猶勤儉晏眠晨興以率其家人色嚴毅不妄言笑內外親戚敬憚之稍有餘又斥以周人弗靳也教諸孫尤不以姑息爲愛故粗有成立年七十四有以其事聞于朝省乃旌表其門閭於是士貴亦大其堂以奉之其名曰貞節蓋享備養者又五年而終士貴既克喪猶不忍死其親刻木象夫人置堂上飲食

必祝出入必告如其生時泰定丙寅之歲夫人歿十五年矣
乃來告某曰我高氏魏氏本同姓而吾二氏與子世家相爲
姻好者幾二百年著齋忠襄公鶴山文靖公則我曾大父嘉
定府君之弟而子之曾大父提刑公之畏友也從祖叅政耻
堂公與子之從祖戶部公國史婚姻之弟况及我祖兄又嗣
昏於名門而吾與子年相若情相好也先夫人之事子宜知
之而士貴也未有托于不朽則誠有所待矣然而歲月逾
邁恐就湮沒而吾子有位子朝顯以文學爲職事則吾名
堂之意非子記之將誰屬乎某再拜受其言弗敢辭惟先夫
人之貞節表著明白如此其可泯而勿傳乎乃取其事而次
第之識諸堂上以示其子孫以勸天下之爲人婦爲人母者
則又告諸士貴曰吾嘗聞之昔嘉定府君歿文靖公哭之曰
才名四十年四爲二千石人所甚榮而公無矜色志有不得

則循理以行其心之所安無苛取無厚望而造物者又中止
之然則其蓄而未發者蓋深矣又重以夫人之貞節如此則
高氏子孫其未艾乎丁卯正月甲子記

德符堂記

古之仕者不必出其國大夫士非有朝聘軍旅之事未有舍
其鄉黨親戚墳墓而之他邦者自侯國而入仕王廢蓋可數
焉春秋之末善用材者稍不盡出其國雖聖人不能不轍環
於四方矣井田廢而士不出於農矣封建廢而人自達於天
子矣於是材者能者之用不自止於郡縣矣而士大夫始有
去其鄉不復能自歸者焉若仁人君子之心詎能一日而忘
父母之邦乎是故去家而見用於世既貴而復歸故鄉此固
人情之所同欲也然而能得之者或鮮矣高唐王公仁甫從
其父時宦遊東南聲譽日起徧歷臺閣及持節江南副司臬

事始得一過其家顧瞻源泉之深長竹樹之葱蒨慨然從其
老人昆弟求問其大父王大父釣遊之舊躊躇歎依々然
殆不能舍而去之王事有程不可留止而中心之往來未始
一日忘也天曆三年自叅議中書拜治書侍御史眷遇日隆
事任益重公亦自知其未可以遽歸也以其未可遽歸也故
其思加切焉因以告某曰里中有宅宅中有堂我構我成祭
祀賓客之所於也然而齋乎在堂莫之至焉子何以表之而
系吾志也廼爲攷諸王氏之故翻三槐堂銘名之曰德符堂
云夫善言德者必本於父兄古之道也今夫大山喬岳之間
涵然雲與沛然雨作土石發乎光潤英華粲乎日星豈無所
自者哉仁甫氏以令聞令望見知天子爲名公卿固其符
之已見者矣古人有言有感於斯應必隨之符之謂已仁甫
氏以學問爲術智以政事佐化功則所謂應者復爲感矣感

應相乘於無窮者豈有涯哉王氏有賢子孫善求其本始而
得其符之所自發其在斯堂乎於乎君子之爲德也自家而
鄉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然則王氏之
德之符也其見信於斯世豈不遠且大乎

書隱堂記

莆陽林泉生清原旣登至順庚午進士第即介前進士昭武
黃清老子肅來求文以記其家所謂書隱堂者曰其父錄判
君將致事而佚老於此云始子待罪殿廬得讀泉生所進卷
而次第之以聞故雖老病誠願與賢俊爲文字之驩顧未有
說以復於二子是以文久未克就閏七月得官且歸求之益
力予其能已於言乎君子生乎世也不出則勉不隱則顯行
斯二者則有其道矣時隱則隱時顯則顯名以著之當隱則
隱當顯則顯義以裁之固不卑隱而尚顯亦豈以隱爲高而

顯爲非哉。今林氏父子老耆既仕而歸，壯者方出而仕，何猶自托於隱之云乎？昔之記宮室者，不有其構，工事之勞則必有制，作表異之故。今斯堂也，尊者以賓祭之禮，幼者脩奉養之職，皆人道之常也。常則何以言之哉？雖然，隱以書言則或得以爲之說矣。蓋隱有潛心之義，爲匪直藏其身之謂也。世有淺之爲士者，托文辭以自售，其於聖賢語言之微，心學之懿，其得之或寡矣。况乎持不足之資，既出而仕，則睚眦以合，世好龍斷，以足已欲，豈復有一息之暇，回顧其所得之自乎？而林氏父子仕而不志隱，吏而不忘書，又兄弟之間，所以相激勵，敬誠者，豈常人之見也哉？予於是知林氏之賢，而因以知閩士之多賢也。予嘗懷思龜山楊夫子親承伊洛之傳，至於延平、德業，盛大上配作者，即其地里之近，風化之深，天下其孰能先之？海嶠寂寞之濱，豈無遜世長往之士，聞予言

而一慨者乎？清原苟知其人，尚以告予，予將順下風而求見焉，是爲記。

興雲橋記

泰定元年秋，大同路城東新脩石橋成，河東連率圖縣公題曰興雲之橋。明年，寓書景師請于集賢王公，約以記來，屬焉。按舊記，大同古平城，如渾之水，循其城東而南行，亦名曰御河。朝會轉輸，東趨京師，必踰是焉。河水本盛，遇積雨，益橫溢，阻行者，故自元魏以至于唐，河流分合不同，率造橋以達。歲久沿革，不能詳焉。其可知者，金天會壬子，留守高慶裔所作，不一年，以大雨震電，有怪物出，壞其十一。二後三年乙卯，居民高居安，葺完之事，具宇文虛中記。後四十七年，爲大定辛丑，又以大雨震電，壞其十八。九明年壬寅，留守完顏褒重作之事，具邊元忠記。今橋是也。至國朝至大三年，凡百二十年。

又以水壞官家葺焉又十有一年爲至治元年又壞郡吏考
諸故府取舊比以請連率爲達諸朝得給錢市材役民力如
章歲終會爲連率屬其副孫侯誥大同路屬其判官某縣屬
其主簿某上下以次承事於是孫侯曰財不可以屢費民不
可以數勞必究其所以壞而求所以長久者工曰橋凡二十
有七間其西不壞者二十有二石柱也東當水所趨而柱皆
木鄉徒取其易成而不計其易壞也乃採石於弘山之下凡
爲柱二十四自上下流望之屹然壁立然後棧木斲石植欄
楯表門闕飾神祠官舍之屬皆以次成始八月甲子畢以九
月甲子凡若干日夫爲梁之役有民人土地之常事也今連
率總一方委任其重視民事之急猶謂乎上而後行爲之以
時而民不勞用之有度而財不費無一不合於理者揆諸春
秋之法常事不書可也此何以書哉噫善爲政者當爲其所

不可不爲而不敢擅爲其所不得爲與輕爲其所不必爲則
民力其庶幾矣且革旣壞於一日思持乂於方來不以速成
爲能而以他日爲慮蓋仁智之事而斯民之所賴者也書之
者豈徒紀其功之敏哉謹具以告來者俾有所考以圖無斁
焉可也

說

尚志齋說

亦嘗觀於射乎正鵠者射者之所志也於是良尔弓直尔矢
養尔氣畜尔力正尔身守尔法而臨之挽必圓視必審發必
決求中乎正鵠而已矣正鵠之不立則無專一之趣鄉則雖
有善器彊力茫々然將安所施哉况乎弛焉以嬉嬉焉以發
初無定的亦不期於必中者其君子絕之不與爲偶以其無
志也善爲學者苟知此說其亦可以少警矣乎夫學者之欲

至於聖賢猶駘者之求中夫正鵠也不以聖賢為準的而學者是不立正鵠而射者也志無定向則沈濫茫洋無所底止其不為妄人者幾希此立志之最先者也既有定向則求所以至之之道焉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從師取友讀書窮理皆求至之事也於是平居無事之時此志未嘗慢也應事接物之際此志未嘗亂也安逸順適志不為喪患難憂戚志不為懾必求達吾之欲至而後已此立志始終不可渝者是故志苟立矣雖至於聖人可也昔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之謂也志苟不立雖細微之事猶無可成之理况為學之大乎昔者夫子以生知天縱之資其始學也猶必曰志况吾黨小子之至愚極困者乎其不可不以尚志為至要至急也審矣今大司寇之上士浚儀黃君之善教子也和而有制嚴而不離嘗遣濟也受業於子濟

也請題其齋居以自勵因為書尚志二字以贈之他日暨還其鄉又來求說援筆書所欲言不覺其煩也濟也尚思立志乎哉

題王氏子五歲女弟說

王氏子因哭女弟而忽生無窮之悲信天性之發見而非五歲兒所能及親每飯必拜至於十五不變孰謂禮自外至者乎先王知其若是也故有以節文之而教生焉嗚呼苟有教焉充王氏之所至堯舜之民矣乎

李士弘三子字說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謂集曰子昔字季弟之子思謹曰克忠思善曰克敏而子為之辭今天子追賜謚我先公定有忠與敏三文先公以是易名上所賜也子末忍今子孫同之更字謹以恭字善以至子更為我申命之集乃言曰謹乎謹乎志

高氣揚不知爲謹也神昏力弱不足以謹也千慮萬應一有不謹然猶不可而况漫以不謹臨之豈復有爲人之道哉字之曰恭示以謹之法矣共之爲文象手足也爲文指事益密又加之從心焉夫執玉奉盈手容之至謹者也然而心不在焉則失之矣故曰欽其放心於執事之間弟子之所以爲恭也謹乎思所以從事於恭者可也善乎善乎亦知善矣非自外至者乎性之本初未始不善也剝其本而失其初善斯亡矣君子之養復之也非能有加於當然也不至於其當然者則未也至於其所當然則無所踰也故言明德者言新民者一至於至善而後止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愚以是知自聖人以至於庶民皆有此善也聖人至而庶民弗至也求至焉賢者之事也善乎望乎子者非妄也子求至焉非僭也夫其功大矣未易言也然而爲學而不知此則無所學矣故公之

意非獨爲一子言也亦欲諸子通識之矣於是距始命字之歲六年矣二三子亦有因子言而警悟用力真有所至者乎

李克峻字說

河東李公以至大辛亥之歲爲其子若姪七人製名字既嘗使集中其意而祝之其曰思德字克峻公子也後九年乃獨來求集益陳其義以自勉其請至于六七而不倦夫世之人命其子以嘉名者未有若李公擇言示訓之深切著明者也爲人子者有若克峻知尊父命而不敢忽思有以推明其意而致力焉或寡矣集雖不敏敢不爲克峻言之乎雖然其說至大有不易於言者矣子之名字蓋取帝典克明俊德之言而製之也克明俊德者古先聖人之盛者也而人常易言之由不察也集聞之俊峻字通用而禮記又作峻蓋同爲高大之義故釋者曰俊大也而世人謂俊爲輕俊捷疾之名則失

之矣夫所謂俊彥俊又俊民俊士者皆以其有大德也配英
配豪配髦配傑而言者皆以其高出千萬人之上者也然而
高大之人見理必易於常人其才則似乎輕捷矣而非俊之
本義也斯言得之矣是故愚欲子爲高大之俊而不欲子爲
輕捷之俊也然而義未周也傳曰知崇禮卑知效天卑法地
夫言高大莫崇於天矣今言知崇如天可謂極高矣而必繼
之禮卑喻其卑乃至於如地者何也又嘗聞之矣知崇者言
知識之超邁禮卑者言踐履之切實也推其至於至於成性存
存必由於此則是德益盛而禮益恭者尤聖學之至盛者也
苟欲爲超邁而不切於實乃爲學之大弊善思德者不爲也
愚既論高大之爲俊以矯輕捷之失矣然又慮其誤以過高
爲高而不知切實之事故又引易以明之誠願子之有察於
此也集之不易於言而終不敢不言者其亦有以諒子心也

夫

書曾仲禮字說後

聖賢千言萬語其在簡冊濂洛以來大儒君子又發其緼奧
而辨其精微昭如日月條理具備學者皆得誦而習之皆切
己之要言入德之成法譬諸田則可以得獸矣茫々原野不
即虞焉則迷於鄉方藥則可已疾矣方餌滿前不命醫則繆
於對證此答問達材之爲教所以貴乎師友見聞者也博文
約禮之說自顏氏率是以爲學焉孰不知之而善學之士又
求其說於先知先覺者豈直爲觀美也是故答問者詎可不
視其所至而沆應之哉吾於臨川先生所爲仲禮字說而竊
有感焉何其言之富而意之足也知古書而行天理可謂至
矣又示之以慎獨之說啓其端而使之求之可也而又告之
曰於人所不見之處凡不可以對人言者斷乎其不肯爲

此猶食在前唯舉而噉之耳然而用力與否則在其人乎昔
劉元城問學於司馬公得誠之一言又問得一辭曰自不妄
語始入蓋退而彙括其所為凡三年後得焉此誠措則矣因
臨川之言而用力於慎獨焉極其至則天道也噫觀美之空
言乎哉仲禮初拜御史行臺江南出是說求予識之夫御史
職事要重有巡行糾察斷決之勞不得如經生學子朝諷莫
誦矣而一事之至一念之發必以是求其沛然可勝禦哉

劉仲經字說

保定劉道傳來求字字之曰仲經又請其說韓子曰是道也
何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也此數聖人邈乎
數千載之上容色不可得而見矣音聲不可得而聞矣然而
道德文章之所存禮樂刑政之所載百世之下如親見之者
經在焉耳經者何也易詩書春秋是也學者學乎此則為君

子反乎此則為小人為天下國家者法乎此則治悖乎此則
不治載是道者經之為書也傳是道者數聖人之所以為心
也言道傳而不本諸經可乎故字之曰仲經經之為文言治
絲之事經其引而伸之者也引而伸之者即其常而不變循
直道而貫通之義也仲經試思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九

第25482号

平成 3. 11. 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下

図書館

3



第 111 號
1911 年 3 月 25 日
廣東 省 立 大 學
圖書館 藏

